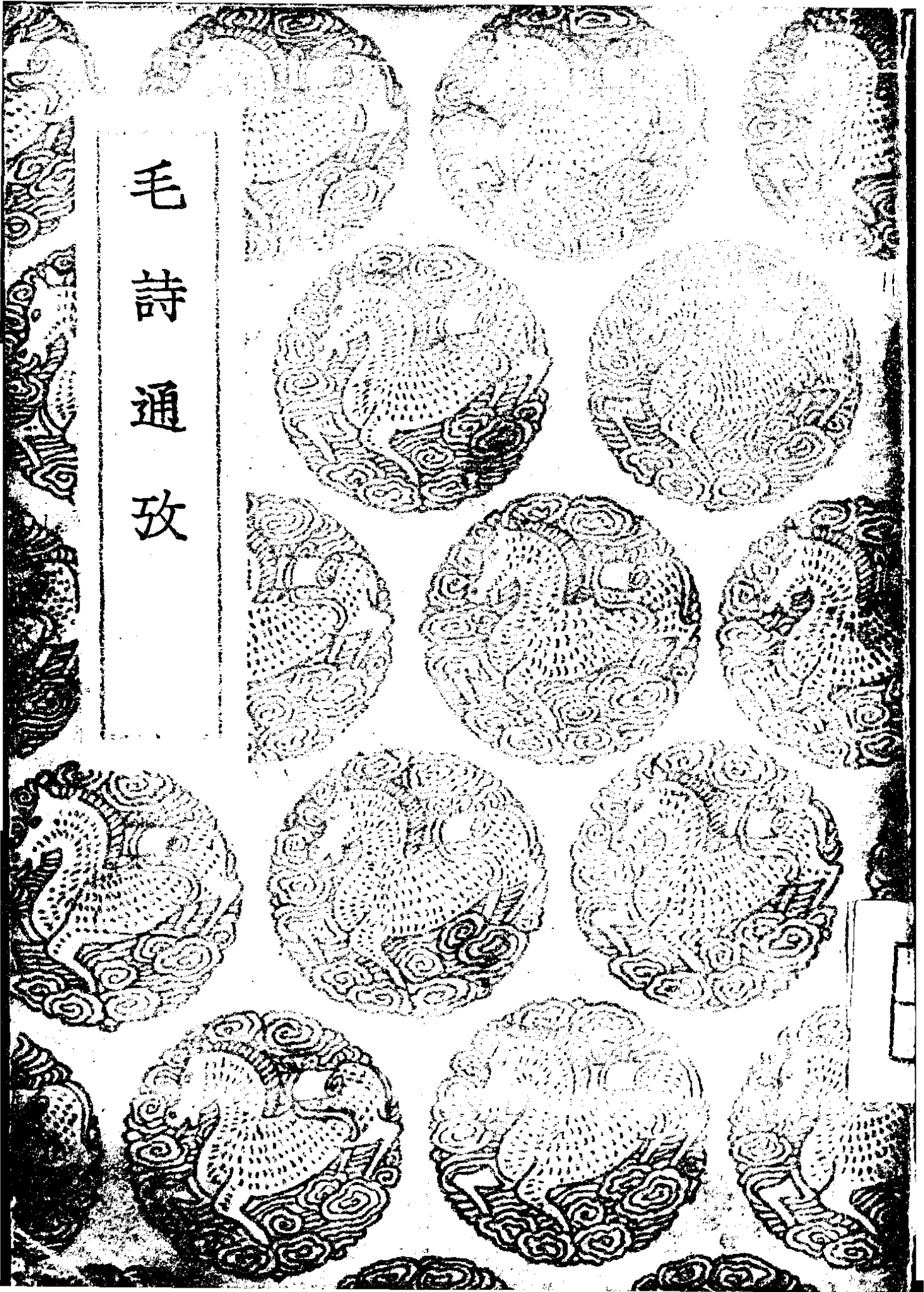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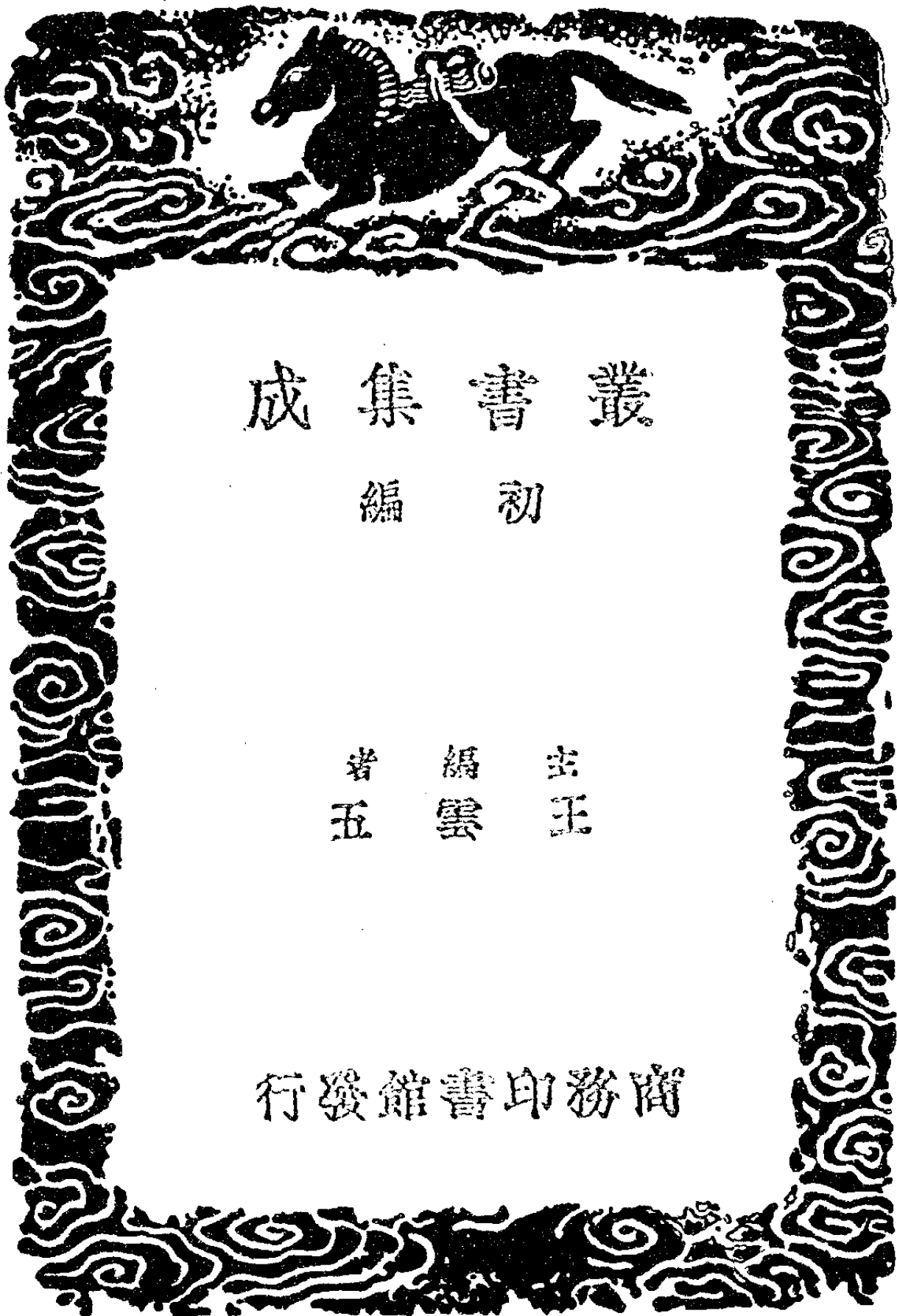


毛詩通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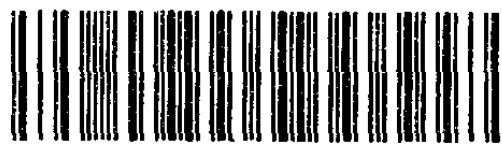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王 雲 五
主 編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攷 通 詩 毛



3 0649 7542 2

撰 桐 伯 林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毛詩通考卷一

清 番禺林伯桐



考鄭箋異義

鄭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本六藝論是鄭特偶識己意，非立異也。然傳箋不同者，大抵毛義爲長。凡鄭所表明毛義，讀者可自得之。其別下己意者，須求其所以異。孔疏多以王肅語爲毛意，又往往混鄭於毛。爲毛詩學者，分別觀之，庶幾不失家法。

周南

關雎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是人聲，謂言語也。大戴禮記子張問人官篇注聲言也。衝口而出，不必音節作詩，則聲之清濁高下自有節奏，故曰聲成文。謂發言爲詩，諧於五音也。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夫單出一字，雖亦在五聲內，然未足以見情。詩序蓋以聲爲言語，箋非序意。疏云：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此對文則別。說文耳部：聲，音也。此散文則可以通。

序哀窈窕，蓋卽論語哀而不傷之義。箋云：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怨之。既非序意，又是破字，且紆曲多矣。君子好逑，傳曰：逑，匹也。逑卽仇之假借。箋作仇，是也。但傳義卽雅訓，爾雅釋詁：仇，偶；妃，匹；會，合也。傳意以

淑女會合君子有仇匹之義非如箋所云怨耦曰仇善女能為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也

左右流之采之芼之毛意左右皆如字讀故可無傳也箋云左右助也則讀左右為佐佑既非毛義且無

興意矣

寤寐思服傳曰服思之也服古通伏

文選行旅陸士衡詩誰謂伏事淺伏事即服事古可通

毛意讀服為伏而傳例不破字與箋有別服

思之也四字連讀謂伏而思之也下文輾轉反側則伏臥而不周正甚於此矣陳釋腋篇輾轉伏枕意亦略同箋云服事

也全非毛意疏云服膺念慮而思之亦所謂望文生義者耳

琴瑟友之傳曰宜以琴瑟友樂之謂得淑女則設樂待之先言琴瑟後言鐘鼓堂上堂下之分也箋云賢

女助后妃共苻菜其情意乃與瑟琴之志同既非毛意又云共苻菜之時樂必作并無興意矣

關雎五章章四句者鄭箋本也鄭以參差苻菜為實賦其事不作興意解故分為五章耳故言三章其一章四

句二章章八句乃是毛傳原本

葛覃薄汚我私傳曰私燕服也謂燕褻之服故洗滌時要用功接莎也經文以私與衣對言故傳知是燕服又曰婦人有副

褱盛飾其餘則私也此私字兼褻服與常服在內常服非近體者但澣濯之足矣經文私字對衣言傳文私字兼經文私與衣言

則對公言也皆與公服無涉箋云衣謂褱衣以下至褱衣此則公服正傳所謂盛飾者豈可澣乎箋非傳意且

於義未安

傳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於此無文。詩序箋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亦非有時歸寧之謂。考國朝惠周惕力辨此非毛傳原文。乃後人攷入者耳。證據甚詳。具在所著說內。

桃夭箋未顯異於傳。但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皆為昏時。唐綢繆傳詳言之。鄭以二月至五月皆為昏時。標有梅及綢繆箋詳言之。則此章傳箋文似同而義實異。

宜其家人傳曰。一家之人盡以為宜。承上二章而廣言之。箋云。家人。猶室家也。則仍專指夫婦。非毛意矣。免置公侯于城。傳箋略同。孔疏以為毛意謂公侯以武夫自固。如干城然。鄭意則謂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強生分別。似無謂也。

公侯好仇。無傳者。已見於關雎傳也。毛意仇匹也。達乃仇之假借。言能為公侯之好匹也。箋云。怨耦曰仇。已失毛意。又云。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泥於怨耦之意。益紆曲矣。

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無所不包。疏云。有文有武是也。箋但以攻伐慮無為言。偏而不舉矣。

毛詩通考卷二

考鄭箋異義

召南

鵲巢百兩成之。傳曰：能成百兩之禮也。此必兼迎送言。箋申傳意，疏強分別耳。

采芣。傳曰：于於。此以今字釋古字也。儀禮士昏禮記大射儀注皆云：今文於爲于是也。詩書多用于字。論

語孟子多用於字。此章四于。傳意無分。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既非毛意，亦非于字本義。說文但云：于，於並不訓往。

並不訓往。

公侯之宮。傳曰：宮，廟也。此散文則通也。大雅思齊，離離在宮，肅肅在廟。此對文則別也。

草蟲。傳曰：蕨，鼈也。是汎言采蕨者，欲得蕨。以興嫁者欲得禮。箋云：在塗而見采鼈，非傳意。毛以秋冬至次年正月

爲昏期，則不得見采蕨者。爾雅釋草郭注曰：初生無葉。又陸璣草木云：蕨，山菜也。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

葉，滑美如葵。

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毛意猶言先行禮於宗室耳。箋以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云云。殊

泥。箋固云：凡昏事於女禮。案：納吉納徵，請期之類，皆是非止言親迎禮女也。設几筵於戶外矣。傳曰：必先禮之者，亦猶箋云於女

禮矣。何必以辭害志。

行露箋云。謂二月中嫁取時也。此與毛異。案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毛公傳荀卿之學者。故其說同。毛意。九月至次年正月。皆可成昏。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傳意正如是。至於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此謂男已三十。女已二十者。雖昏期已過。仍許其成禮耳。箋失毛意。

羔羊。退食自公。無傳者。易知也。蓋言自朝退歸而食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箋意事也。自公者。順從於事。非毛意矣。治天職則食天祿。但當稱事而食。先傳曰。委蛇。行可從迹也。從迹與蹤跡同。謂其言動合宜。無不光明。可以共見。使人循其蹤跡而依倣之也。釋文引韓詩之說云。公正貌。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又與毛異。次章與傳似同。而意實異矣。

標有梅。傳曰。標。落也。尙在樹者七。箋云。梅實尙餘七。未落。文似同也。而意異。毛於三章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則首章次章可推。故疏云。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案女子許嫁笄。謂年十五時。女子自十五為稍衰。次章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是也。傳意以梅落與男女之漸衰。不必言昏期。鄭以二月至五月皆昏期之正。故首章箋云。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二章云。此夏鄉晚。三章云。謂明年仲春。俱以昏期為言。傳箋各別。

傳曰衾、被也。又曰禩、禩被也。則衾爲被之複者可知。箋云：禩、牀帳也。與傳異。毛意以帳當有常設者，而被則或禩或複，隨其時各抱之而往也。

野有死麕傳曰：春不暇待秋也。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爲昏期，若孟春不成昏，則又待至季秋後，乃昏期之正。鄭意以二月至五月皆爲昏期。箋云：思仲春以禮與男會，與傳異矣。

傳曰：純束猶包之也。案：純不得訓爲包。箋云：純讀如屯。傳例不破字，然其意以爲屯。釋文云：屯，聚也。箋申傳耳。

傳曰：一歲曰縱。蓋古義相傳如此。周禮夏官大司馬先鄭注亦同。箋云：豕生三曰縱。但據雅訓，未申明毛意也。

毛詩通考卷三

考鄭箋異義

邶

綠衣箋云。綠當爲椽。非毛意。經云綠衣黃裏。卽承首句綠衣而言。綠是閒色。故以與妾上僭。若椽衣則黑色。乃五方正色。於興意無涉矣。椽衣者。夫人之禮服。而疏云椽兮。以喻賤兮。妾兮於義尤未安。

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謂衣裳相連爲一也。上下同色。此言衣裳之制。傳意當同。又云衣黑而裳黃。則破綠爲椽。與傳異矣。

與傳異矣。

女所治兮。毛意女如字讀。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則讀爲汝。俱本釋文。異於傳矣。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傳箋可通。疏細分之。此疏家之體耳。大意無甚異也。

燕燕。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本鵲巢傳將送也。而言。蓋謂遠行以送之。

傳曰。任。大。附雅釋文。疏云。言仲氏有大德行。是也。先總言之。下乃細述之。箋以爲任恤之任。失毛意矣。

終風傳曰。言時有順心也。毛意謂州吁有時有惠順之心。而後肯來見。既來而又侮慢不敬。是無子道也。

故下文云莫往莫來也。本。是莫來而後莫往。疏云。經先言莫往者。取便文也。箋云。不欲見其戲謔。鄭意謂既無順心。可不必來。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非毛義。

矣。與莫往莫來
意亦稍隔

願言則寃。毛意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寃踰而不行也。箋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是破寃為嚏。既遠傳義。且紆曲多矣。

傳曰。懷傷也。謂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傷心而已。箋與傳異。而不免紆曲。

擊鼓與子成說。傳意謂我或死或生。在勤苦之中。皆與子成軍伍之數。言其相親近也。箋云。我與子成相說愛之。

思志在相存救也。則破說為悅。似不如傳意之深遠矣。案文選西京賦薛注。說猶分別解也。分別解說是於數之義為近。

傳曰。洵遠信極也。蓋謂于嗟此同伍者疏遠兮。不與我伸極其情也。始終相保。則伸極其情矣。上文不我傳。曰洵遠信極也。蓋謂于嗟此同伍者疏遠兮。不與我伸極其情也。始終相保。則伸極其情矣。上文不我

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味盡句中。非傳意矣。釋文云。洵。韓詩作。豐。段懋堂以為此假洵為。豐也。豐遠也。疏云。信古伸字。

雄雉傳曰。伊維以伊為語助。言自遺者。維是為阻難耳。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大意亦同。然不免破字矣。

匏有苦葉。毛意以苦葉之不可食。深涉之不可渡。與禮法之不可越耳。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

時。此亦傳意所包括。陸璣云。匏葉少時可食。八月月中堅強不可食。箋又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者。鄭以二月至

五月為昏期。二月為春陽之中。可以成昏。八月為秋陰之中。可以納采問名。故與傳異。但不如毛義為長。

迨冰未泮。毛意正月以前。皆可為昏期。箋云。歸妻。謂請期也。二月可以昏矣。與傳異矣。

谷風行道遲遲。箋申明傳意耳。

傳曰有謂富也。蓋言富亡謂貧也。則或有或亡是兩事也。箋云有求多。蓋言始亡求有則未有而求其有。

既有而求其多是一事耳。非傳意也。

傳曰愔養也。據釋文則養也說文心部愔起也。興與起一也。義同箋云驕也。既非毛意亦與說文異矣。

式微傳曰式用也。爾雅釋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與毛同。箋云微乎微者

也。釋訓大意亦同。疏強生分別耳。

施邛傳曰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此即詩序之意。箋以士氣緩則葛生關節為

興意既紆曲且於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不親切矣。

傳曰日月以逝而不我憂是言黎寓衛之日月。以次章傳女日數何其多也則指衛臣子之日月與

傳異矣。次章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我君何以久留於此

傳曰無救患恤同也。即詩序之意。箋以衛臣不與諸伯之臣同。以同字其意寬矣。

傳曰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衛不能救患恤同唇亡而齒寒也。其義至廣。箋以衛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

但就衛臣之身言意則狹矣。

傳曰充耳盛飾也是言其物。箋云塞耳也是言其耳無聞。傳徵實而箋蹈空也。

簡兮傳曰簡大也謂其人德量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謂於四方而使。其行在舞位是為不用賢。故刺之。

箋云簡擇將且也。則是擇人以備祀事。於不用賢之意未切。

傳曰以干羽爲萬舞。蓋萬是總名。商頌萬舞有奕。則其名舊矣。干舞是武舞。言干則羽舞是文舞。言羽則萬舞則兼文

武言夏小正二月萬用入學。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則于舞亦可稱萬。春秋宣公八年萬入去籥。則羽舞

稱萬也。箋以萬舞但爲干舞似太拘。傳曰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是言一日之中。爲期者以日中爲期約也。箋引周

禮春入學合舞。則以仲春日夜平分爲日之方中。此則一春之中也。而仲秋之月亦日夜分。何以別乎。故

知傳義爲長。

泉水有懷于衛。無傳。案卷耳傳曰懷思。此當同。兩句連言思亦無嫌也。箋云懷至非傳意。疏云我有所至意爲毛意也。

意爲毛

傳曰聊願也。卽鄭所謂親親之恩也。箋云聊且略之辭。則近輕忽。失傳意矣。

傳曰敦厚。卽前章埤益意。遺加也。卽前章適我意。互文也。箋云敦猶投擲也。與遺無別。非毛意矣。

傳曰摧沮也。較譏責也。更深。箋云刺譏之言。仍是譏我之意。似淺矣。

靜女說擇女美。無傳。然召南草蟲傳說服也。大雅板傳擇說此亦當同。箋說擇當作說釋云云。殊紆曲矣。

傳曰美其人能遺我以法則以女德言。與前二章相應。箋云遺我以賢妃也。意似淺矣。

新臺籩蔎不鮮。傳但解籩蔎者。易知也。小雅蓼莪傳曰鮮寡也。寡亦少也。此亦當然。與下章殄絕也一例。

言籛條之行不少。籛條之行不絕也。箋云：鮮、善也。既曰籛條，其不善何待言？又云：殄當作腆，則併破字矣。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葛覃傳言我也，此當同。疏云：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以言爲言語，似失傳意。謂每我思此二子，則養養然。箋云：願，念也。一句中既言念，又言思，豈不複乎？傳曰：言二子之不遠害，則以瑕爲遠也。箋云：瑕，猶過也。於行無過差，既非毛意。又云：有何不可而不去，則讀書爲曷，併異毛音矣。

毛詩通考卷四

考鄭箋異義

鄘

牆有茨傳曰中菁內菁也。案說文菁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是菁以相交為義。交積材則有深隱之意。中菁之言。即是內中宣淫之言。箋云謂中宮所菁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非傳意。疏語混鄭於毛

傳曰讀抽也。案匡謬正俗云。摺即古抽字。是以籀或作籀。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為抽。又案說文籀讀書也。段懋堂云。籀謂能釋其義。字亦作紬。紬釋其義。蓋是謂讀讀之義。不止於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辭。讀乃得其義。蓋箋乃云抽猶出也。此小顏所謂抽引之義者疏又以宣露為言。全非毛意矣。

君子偕老。次章傳曰。榆翟闕翟。羽飾衣也。則首章象服是宜。亦是以羽飾衣。箋引予欲觀古人之象。則是象鳥羽而畫之。與毛不同。傳曰。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以經為倒句。猶言如之何刺之之意。反觀而見。

箋云。子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則顯刺之。不如毛義之深婉矣。

傳曰。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疏云。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是也。又云。何由尊敬如帝乎。由其瑱實如天。又云元命包天之言何由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云云。諷刺總

在言外。箋云：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為淫昏之行，既與傳異，且明責之，非隱刺之矣。

傳曰：以丹縠為衣，蓋婦人尚華飾，衣服中宜有赤色，故以為展也。箋云：展衣宜白，是取周禮內司服先鄭注，非毛意也。箋又以展衣字誤，禮記作檀衣。疏云：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然闕翟闕字亦不從衣，故傳不改字。

傳曰：美女為媛，爾雅釋訓文同。郭注：所以結好，援釋文亦云。媛，韓詩作媛，則箋謂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者，亦傳所包括之意，疏自生分別耳。

定之方中。傳曰：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不言時而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此申明傳意耳。疏強分別之。

又案左氏莊公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杜注：謂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定星而言水者，宿故也。國語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韋注：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案午者，謂正南方也。皆以定方中為十月。疏云：

小雪者，十月之中氣，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是也。然則傳箋無異可知。疏云：傳以視定為正南北，則四句似誤。定本在北方，今傳曰南視定，則首二句正是記時，毛鄭意同也。

干旄傳曰：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則三章皆以大夫食邑言。次章言在浚邑之都，三章言在浚邑之城。箋：浚，郊之賢者云云，則是賢者在浚之郊，與都城而大夫來見之，與傳異。

傳曰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疏謂賢者願告之以此。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己。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箋云素絲爲纒。以纒紕旌旗之旒縵。其意既淺。又云四之者見之數也。疏云乘善馬四見於己。其意更曲。俱不及傳義之深長。愚謂傳意前四句皆就大夫言。所願以素絲紕組之法接疏語似非毛意也。

箋云以素絲纒縫組於旌旗。既非毛意。又云祝當作屬。則併破字。五之、六之。謂五見之六見之。則亦鑿矣。載馳。傳曰載辭也。箋云載之言則也。大意亦同。疏之體不得不稍分別耳。草行曰跋者。陸行卽山行。必有草也。與水行對文。

毛詩通考卷五

考鄭箋異義

衛

淇奧會弁如星。傳意謂會髮之皮弁其光如星也。箋則以會謂弁之縫中。又謂飾之以玉。狀似星。武公侯

結三采之玉與傳意不同。
七以爲飾

傳曰寬能容衆綽緩也言其性情也。所包者廣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疏以施恩惠舍勞役申明之滯於一二事非毛意矣。

考槃序使賢者退而窮處。案說文穴部窮極也。周禮大僕注以窮爲窮寃失職。蓋失職則無可爲是窮極也。序意當如此。箋云窮猶終也。稍紆曲矣。

碩人之寬無傳者。邶簡兮傳碩人大德也。此當同。寬者寬博易知也箋云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不言其

德而言其貌已失傳意。又隱處不必饑餓。何至有虛乏之色乎。永矢弗諼是不忘其考槃在澗。無傳者經文甚

也。箋云長自誓以不忘君之志。迂矣。明也

傳曰邁寬大貌。又曰軸進也。每章俱以碩人之德言。箋云邁饑意。軸病也。皆與傳遠。

碩人箋云碩大也。此即毛義案考槃箋則此篇兩言碩人。鄭意皆以爲形貌大人。

碩人箋云碩大也。此即毛義案考槃箋則此篇兩言碩人。鄭意皆以爲形貌大人。

說于農郊無傳者甘棠傳曰說舍也此當同說舍近郊則更正衣服不言可知箋云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此意傳所

已括者箋云說當作糴既要破字且不如傳意之廣大矣

氓傳將願也箋云將請也即用鄭將仲子傳語申明毛意疏強為分別耳上文秋以為期故桑之未落桑之落矣俱因其時所見以起興耳箋於是時國之賢者云云乃謂實賦其事非毛意矣毛並不言賢者刺此婦人則是

此婦自傷失身故曰女與士耽則傷禮義即詩序所謂困而自悔也箋云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全非

毛意

傳以桑落喻婦人遲莫正小序華落色衰之謂箋失傳意

三歲食貧緊承自我徂爾謂往彼之後三歲同耐貧也易知故無傳疏申箋意云自我往時聞汝家三歲以來

乏於穀食已貧矣經傳皆無此意

傳曰泮坡也釋文云坡本亦作陂案陳澤陂傳陂障也毛例不破字以陂障釋泮字即是涯畔之意箋云言淇與隰

皆有涯岸以自拱持亦申明傳意耳

芄蘭傳曰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是以芄蘭之柔潤溫良反與君德之不如也箋云芄蘭有所依緣則起

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非毛意矣箋云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此亦傳意所

包括者箋與傳意相發明箋云容刀也遂瑞也此非毛意蓋容刀與觴為類不與瑞為類且以遂為瑞又須破字

不如傳義爲長。

傳曰鞞、決也。案周禮夏官繕人先鄭云：挾者，所以縱弦也。挾卽毛與先鄭說同。箋云：鞞之言杳，非傳意。

伯兮傳曰：伯，州伯也。蓋以詩言爲王前驅，則必是稱其官。箋云：伯，君子字也。失毛意矣。

願言思伯，無傳者。易知也。酈二子乘舟傳願，每也。周南葛覃傳言我也。謂每我思伯，則甘心首疾也。箋云：願，念也。一句中言念

又言思，毛意不如是。

毛詩通考卷六

考鄭箋異義

王

君子陽陽傳曰由用也。疏無案方言十三由式也是由可訓用。邱式微傳箋云由從也。大意亦與傳同。房中之樂必從於房中可知。分別者疏之體耳。

揚之水王風鄭風皆有之。鄭風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東楚乎。則此詩每章起二語皆當同。疏云

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乎。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為耳。非不能也。蓋反興也。若如箋云云則是正興。不如傳義之深婉矣。

傳曰蒲草也。箋云蒲柳非毛意。疏云首章言薪則不宜言草非也。漢廣言刈其蕢上句即是翹翹錯薪。

葛藟王又無母恩。此句是箋誤作傳。毛詩按勘記詳辨之。云正義標起止。箋云王又無母恩是其證。

邱中有麻傳意言其在朝時能使境境處有麻麥草木。箋意言其放逐之後能如此。大意亦同。但小序云

國人思之則必是思其舊時。傳義為長。傳曰施施難進之意。蓋君子難進而易退。望其來而憂其不來

也。箋云伺閒獨來見己失毛傳意矣。

傳曰子國復來我乃得食。此小序所謂思賢也。箋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己似非。

傳曰言能遺我美寶。疏云謂在朝所施之政教是也。箋云庶其敬己而遺己。則是今始望其施政教不如傳意深遠矣。

毛詩通考卷七

考鄭箋異義

鄭

緇衣傳意以衣敝則王家當改爲。自王朝還於其都。則王家當授以采祿。蓋衣祿皆受於天子。常改爲緇衣。常授以采祿。則是常爲卿士也。箋意皆謂民願衣之。民願食之。不如毛義之廣大矣。下二章略同。

大叔于田傳曰。狃習也。箋云。狃復也。案復爲之卽是習。箋亦申傳意耳。

清人傳曰。左旋。謂兵蓋軍尙左。禮記少儀文。故軍中皆左旋。以講習武事。小序所謂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也。箋

云。左謂御者左車。右中軍爲將。則專指高克一車言。非毛義亦與序不相應。

山有扶蘇傳云。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高謂山下。謂隰大。謂扶胥與松。小謂荷華與龍也。段懋堂云。毛

互易其大小。毛詩校勘記據釋文。扶蘇扶胥也。無小字。又據疏釋毛傳。皆無小字。釋鄭箋始有之。又云。唯云傳

者有一小字。乃後人誤添之耳。又云。古疏胥蘇通用。呂覽漢書說文。許氏扶皆謂扶疏爲大木。傳意正同。箋非毛義。

次章傳曰。狡童昭公也。則首章狂狂人也。自當謂其臣。箋非毛意。疏亦混鄭於毛。

傳曰。松木也。蓋橋乃喬之假借。猶言山有高木也。箋云。喻忽無恩澤於大臣。則是破橋爲槁。失毛意矣。

不見與乃見無傳者。易知也。言入其朝不見美而見不美者耳。箋兩章俱言往覲不往覲。則不見與見。但以人意言。並非實事。全失毛意矣。

擇兮序曰。不倡而和也。謂君未倡始而臣已自行其意也。箋云。君臣各失其禮。非序之意。

傳曰。君倡臣和也。蓋以下二句乃詩人述君之意。以責其臣。箋云。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全非毛意。次章亦同。

丰。俟我乎堂兮。無傳者。易知也。儀禮士昏禮。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是也。箋云。堂當爲棖。既破字。非傳例。又捨昏禮升堂不言。而別言門棖。甚無謂也。

東門之墀。傳以近而易。與遠而難對言。蓋謂東門之墀。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以與昏姻得禮則易。若茹蘆在阪。則有阻礙。其登陟難。以與昏姻不得禮則難。下二句則傳意甚明。箋乃云。易越而出。女欲奔男之辭。下二句又云。望其來迎已。疏云。鄭以爲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阪。茹蘆之草生於上。其爲禁淺。與父兄之禁淺易奔。男不來迎已耳。又言欲奔之男。其室近。不來迎已。不可得從也。極形容女不待禮。廉恥全無。非託物起興。溫柔敦厚之旨。其失毛傳意更不待言。

傳曰。踐淺也。蓋言家室雖淺。自有主守。欲取其物則難。不比東門外栗樹無人守護。取之甚易。皆以與昏姻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也。箋乃云。栗在淺家室之內。易竊取。其意以喻女在淺家室亦易竊取。又云。栗人所啗食而甘。

者。故女以自喻。則是以甘食喻悅色。恥心盡矣。詩人何苦而代其津津言之。固知毛義深婉矣。子不我卽。毛意女恨其不以禮來。詩人稱常禮。卽所以刺亂也。鄭意其女謂何不速來。則極言女之無恥。全非傳意。

子衿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此古人詩樂教士可考見者。箋乃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是朋友尋常存問之事。於刺學校廢尙遠矣。傳箋意殊。鄭云。嗣續也。與毛異訓矣。子寧不來。疏云。毛意責其不一來習業。箋當謂不一來見己耳。

傳曰。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與古者教以詩樂意相應。箋但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較之毛義稍寬汎矣。

揚之水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乎。箋乃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意稍淺近。不如毛義深長。次章亦同。

出其東門首句。毛意是詩人出國門。覩婦女見棄者而閔傷之。鄭意是男子棄婦者出國門。有見而閔傷。第四句。毛意匪我思慮所能存救。鄭意匪我思慮所存念。毛以縞衣是男。綦巾是女。詩人所見。知其人本是夫婦。願其復還室家相保。鄭意是縞衣綦巾俱言女。卽棄妻者見其舊妻。欲其少留。大意略同。然自己言之。其意淺。旁人言之。其意深。毛義爲長。

次章傳曰。閣。城臺也。箋讀閣爲都。不免破字。至傳箋各句有異者。皆與上章同。野有蔓草。毛意以零露盛則草延蔓。與君之恩澤流則民蕃息。鄭意則以蔓草零露爲仲春昏期。與傳意異。毛以昏期是先年九月至次年正月也。次章亦同。

毛詩通考卷八

考鄭箋異義

齊

著毛意以首章言士。次章言卿大夫。三章言君。自上至下。皆不親迎。故陳古以刺時。鄭意專就士言。似未包括。不如傳義矣。傳意素青黃卽是充耳之物。箋謂所以懸此充耳之物者。便隔一層。毛意瓊華、瓊瑩、瓊英。皆言所佩之美石。故曰尙之。廣雅釋詁。尙加也。鄭意以尙爲飾。謂卽充耳之物。意義似淺矣。東方之日傳曰。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其義甚明。箋乃云。日在東方。喻君不明。意思紆曲矣。傳曰。履禮也。謂以禮來。我則就之。由於君能以禮化民成俗也。陳其盛以刺衰。箋則曲矣。次章倣此。南山傳曰。國君尊嚴。如南山然。先言其居尊。自不得無禮。此風詩溫柔敦厚之旨。雉狐句乃刺其非禮也。箋謂雉狐求匹。耦於南山。則二句俱刺。其意淺近矣。三句至五句。傳箋無異。末句當刺齊襄公思文姜。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箋以懷爲來。謂文姜何復來。次章又云。襄公何復從之。自生歧異。傳曰。鞠窮也。釋言。刺魯桓何爲。又窮盡文姜之邪心。使如齊乎。箋乃云。何復盈從命。至於齊乎。意紆曲矣。盧令傳曰。鬋好貌。案說文。鬋髮好貌。謂其人貌既好而且髮好也。田獵馳騁。其髮易亂。而能見好。則其能可知。箋云。鬋當讀爲

權則須破字非毛意矣。

敵笱傳曰鰈大魚疏引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是則鰈為大魚可知箋乃云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全非毛意。

傳曰如雲言盛也其從之盛正與魴鰈大魚一例所以難制箋云其從者之心意如雲意思紆曲雲之行順風耳云云未免放寬說了。三章其魚唯唯。二章其從如雨。三章其從如水。傳箋之所以異大略相同。

猗嗟傳曰選齊謂其舞則齊於樂節射必有樂以為節箋謂於倫等最上非毛意。貫中也謂穿侯而中之射以能為箋云貫習也意俱寬緩矣

毛詩通考卷九

考鄭箋異義

魏

園有桃首二語。傳意皆以爲興。箋乃云魏君不取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則是實賦其事。既非傳意。且近淺薄矣。

傳曰。夫人謂我欲何爲乎。解子曰。何其夫人即不知我者。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乃申明傳意。疏似妄生分別耳。

伐檀傳曰。萬萬曰億。蓋與九章算術同。箋云。十萬曰億。則以百千萬億。十遞加。與傳意小異。

傳云。熟食曰飧。本周禮秋官掌客。蓋客始至之大禮。舉大禮言正。以見君子之不苟也。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非毛傳之意。鄭答張逸以飧禮太多。非可素云云。亦頗勉強。

毛詩通考卷十

考鄭箋異義

唐

蟋蟀傳曰外禮樂之外所包者廣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狹矣。

山有樞傳曰愉樂也與雅訓同釋文箋云愉讀日愉則破字非毛意矣。

揚之水傳曰褊領也即引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此引禮記郊特牲毛例不破字次章傳曰繡黼也三字相連成句。

謂諸侯中衣領繡作黼文以丹朱爲緣並非以黼釋繡也箋云繡當爲綃儀禮士昏禮禮記郊特牲引詩皆作素衣朱綃全非毛

意案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褊孫炎曰繡刺黼文以樞領毛傳與雅訓正同。

傳曰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蓋謂爲曲沃隱諱俾勿招忌也箋云畏昭公謂已動民心案前文云

何不樂云何其憂皆不畏動民心而於此畏之乎非傳意矣。

網繆序箋云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此鄭意耳毛意則昏期自九月至次年正月而止荀子所謂霜

降逆女冰泮殺止者也。

傳曰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是以束薪起興箋云今我束薪於野則是實賦其事非毛

意矣。

傳曰心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是十月之時。在隅則謂十一月十二月。在戶則謂正月中也。皆昏姻之正期也。箋云三星謂心星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俱與毛異。夫春夏之時。農功正急。以此時行昏禮。於人事甚未相宜。不如毛義之安矣。

傳曰良人美室也。末章曰三女爲粲。皆自其夫言之。箋云女以見良人。則自其婦言之。毛義爲近情矣。

傳曰子兮者。嗟茲也。虛言之。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則指其夫婦言之。與毛異矣。

采芩傳曰采芩細事也。首陽幽辟也。蓋以采芩喻細小之行。以首陽喻小人言語無徵驗也。箋云言采芩之人。皆云采此芩於首陽山之上。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喻事有似而非。大意亦略同。而稍紆曲。不如傳義之明矣。

傳曰苟誠也。論語里仁習解引孔注同此。甚明。箋云苟且也。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失傳意矣。

毛詩通考卷十一

考鄭箋異義

秦

蒹葭傳曰蒼蒼盛也。謂秦國之盛。如蒹葭之蒼蒼然盛也。但必待露爲霜。然後歲事可成。猶秦國之盛。必待禮然後可興。其意明而遠。箋云。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已覺未能該括。而疏申箋意。尤爲紆曲。非毛義矣。傳以在水一方。喻周禮之不易用。故曰逆禮則莫能以至。謂莫能至於興國也。又曰順禮求濟。道來迎之。謂順禮則興國之道自來也。箋以爲周禮之賢人。不以敬順往求。則不能見。以敬順求之。則易得見。皆傳所包涵也。言周禮則必求知禮之人而用之。

黃鳥傳曰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喻意甚明。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喻臣之事君亦然。疏申箋云。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語意紆曲。不如毛傳之分明。下章傳箋之分別亦然。

無衣傳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又曰仇匹也。蓋秦人勇於公戰。已成風俗。觀小戎序言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其民不憚於從征。可知。箋乃云此責康公之言。言不與民同欲。

又云。怨耦曰仇。似非秦國之風氣。失毛意矣。此詩小序而不與民同欲焉。句有可疑。與毛傳意違。恐是後人所附益也。傳言民樂從征役。則刺用兵之意。自可於言外想見。疏似調劑傳箋而爲言。非毛意也。

毛詩通考卷十一

考鄭箋異義

陳

宛邱傳曰子大夫也。蓋子者大夫之通稱。下二章擊鼓擊缶。皆言大夫擊之也。箋云子者斥幽公。蓋因小序而言。然君之風化先及於大夫。刺大夫即是刺幽公。傳意與序似異而同。箋蓋失之。

東門之枌傳曰。馥數。案馥者說文此馥之本義。兩部。馥屬。故其字从兩。假借為總。召南羔羊傳曰。總數也。是則馥總一也。傳

馥數。即以馥當總。毛例不破字也。箋云。於是。以總行。正申明傳意。疏乃強生分別耳。

衡門傳曰。可以樂道。忘飢。語明而意遠。箋云。可飲以療飢。療與療同。既要破字。非毛例。且飲水以療飢。語晦而意淺矣。

東門之楊傳曰。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蓋毛例以先年秋冬為昏期之正。至次年正月。仍可為昏。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毛意當同之。箋云。失仲春之月。蓋鄭意以仲春為正昏期。非毛意也。

澤陂箋云。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亦是申明傳意。惟又云。喻淫風由同姓生。則經傳皆無此意也。下二章亦同。傳曰。傷無禮也。下二句亦同。此意即小序刺時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

如之何而得見之。疏云：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涕泗滂沱。然夫淫風既盛，男女何難相從。雖窮日夜而忘返，未必有非之者。何至不得見而涕泗滂沱耶？不特非傳意，亦非事實矣。下二章亦同。傳曰：蒲、蘭也。與溱洧傳同。以蘭有國香之名，喻女有國色之名也。箋云：蒲當作蓮，則是破字。傳無此例矣。

毛詩通考卷十三

考鄭箋異義

檜

素冠傳曰。素冠。練冠也。蓋十三月而練。時人基而除喪。則無所謂練冠練衣矣。故曰刺不能三年也。箋乃以縞冠素紕言。此大祥後之服。僅不見此。則大祥前猶未除服。何至長言以刺之。箋似密而疏。不特非毛意也。下二章略同。

傳曰。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蓋同歸者。依歸之意。如一者。合志之意。毛意甚明。箋於同歸云。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於如一云。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何其紆曲。

毛詩通考卷十四

考鄭箋異義

曹

鴈鳩傳曰。騏騏文也。騏者青黑色。謂皮弁之文如騏馬之青黑色也。箋云。驢當作璫。以玉爲之。則須破字。非毛意矣。

下泉傳曰。稂童梁。

爾雅釋草文。

郭注曰。莠類也。

郝棲微云。穗如亂糞爲色青黃。中亦有稗。而不成米。今人以飼牛。驢。

箋云。稂當作涼。既要破字。且

爾雅未有涼草之名。全非傳意矣。傳曰。二伯述職者。二伯謂東西大伯。如周公召公之類。經傳未有言。邠侯爲二伯者。或爲之未久。故無傳焉。得此詩及毛傳以補之。箋乃云爲州伯。則是州牧下之二伯。其所及者狹小。非詩人思治之意。不如傳義遠矣。

毛詩通考卷十五

考鄭箋異義

豳

七月傳曰。田畯。田大夫也。不解至喜者。易知也。箋云。喜讀爲饋。旣要破字。又云。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古者官與民雖親。而上下自有體。將合無數耕者。公設酒食乎。則民不勝其擾。若每一耕者卽設酒食乎。則官亦不勝其煩。事多窒礙。非毛意矣。

傳曰。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在上者以身先之。所謂風化所由。箋乃云。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夫人各有耦。田家之女。而皆欲嫁豳公子。是謂不安其分。何得謂風俗之美。且田家之女多矣。豳公子又安能盡取之。此說之窒礙者。不特失毛意而已。

傳曰。乘。升也。升車謂之乘。升屋亦謂之乘也。升屋則必治屋可知。箋云。乘。治也。以乘爲治。意旣紆曲。且不見升高之意矣。

饗者。鄉人飲酒也。傳曰。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說禮甚明。箋乃云。國君聞於政事而饗羣臣。則自朋酒斯饗以下。句句與傳異。紆曲多矣。

鷓鴣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則周公此詩所以言志。自當以王室爲言。每章傳義甚明。箋乃以周公屬臣之官位土地爲言。則何以明志。至恩斯勤斯二句。以爲喻屬臣之先亦殷勤於成王。似迂遠而不切矣。

二章綱繆牖戶。傳意俱以王業言。甚爲正大。箋乃謂諸臣之先固定此官位與土地。則已小矣。今女下民二句無傳者。易知也。蓋以王室爲言。箋乃謂屬臣之先固定此官位土地。不欲見其絕奪。非傳意矣。

三章傳意言王業艱難。正是周公之志也。箋皆以屬臣先世欲保此官位土地爲言。何以明忠愛之志。四章傳意亦明。箋皆以屬臣爲言。既失毛意。至以風雨喻成王。則謂爲成王所漂搖。未免有怨懟之嫌。成王誅周公之屬臣。經傳皆無之。若以爲欲誅之。則是逆億之詞。又何足以明忠愛之志。此篇箋與傳遠。而箋義甚短。

東山我東曰歸二句。傳意言周公蓋感管蔡之事故。其語沉痛。箋以軍士言。其意淺矣。

三章傳曰。烝衆也。言軍士之衆也。箋訓烝爲塵。謂久見使析薪。已失毛意。傳於首章言烝。實也。此章別一意。箋乃混之。且下有于今三年之句。其久何待言耶。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無傳者。易明也。毛意以爲興。鄭意以爲賦也。蓋成昏之期。毛謂在正月以前。鄭謂在二月以後。倉庚飛是二月。傳箋意異。然以爲興者。意更深遠矣。

破斧傳以斧斨與禮義。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是壞其國用。周公所以東征而正其民人。斧斨渾然不分。用意渾遠。箋以斧喻周公。斨喻成王。強爲分別。既非毛意。其義亦狹矣。

傳曰。逾。固也。箋云。逾。斂也。堅固則必斂聚。箋申傳意。疏自生分別耳。

伐柯序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言周大夫。則是刺成王可知。箋乃謂朝廷羣臣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殊費解說。

傳意以柯喻禮。以取妻喻治國。以斧與媒喻周公。意甚明也。箋乃以伐柯與取妻俱喻迎周公。以斧喻賢。以媒喻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夫君命召無諾。成王欲迎周公。周公必當至。何論往召者賢與不賢。曉意與不曉意乎。非毛意矣。次章何以伐柯之法可近取。喻周公知禮。以恕治國。所謂絜矩也。下二句言若得見周公。則禮法大行。其義廣大。箋乃謂欲迎周公。其道不遠人心。周公行至。當以饗燕之饌說之。義狹小矣。九罭傳意以小網不宜處大魚。喻東方小邑不宜處周公。是以欲見周公。當服袞衣繡裳以往。詞意甚順。箋云。言取物各有器也。則是以九罭當得鱸魴。全非毛意。又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迎公專以衣服言。亦偏而不舉矣。

次章傳以鴻是大鳥。不宜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久留東方。詞意俱順。箋云。以喻周公與凡人處東都。失其所。夫凡人無處無之。豈專在東都乎。傳曰。周公未得禮也。蓋以未得王迎之禮。則歸無所在。

故於女東方信宿耳。箋云：信，誠也。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何其紆曲乎？三章毛鄭之意有別，亦如此。

四章傳意以成王有袞衣而不服之以迎周公，是無與公歸之道。又言王當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心悲，正是小序之意。箋云：東都之人欲周公留爲之君，又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於小序所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者，不相照應矣。

狼跋序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此所謂進退有難。傳意與小序一也。箋言進有難，與傳略同。至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留之爲退有難，夫成王留公，自是敬愛之意，何謂有難？此與傳義相背馳矣。傳曰：公孫，成王之孫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蓋言周公欲待成王長成，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歸政，此能言周公之志者。箋乃言周公復成王之位，孫辟此大美，成王又留以爲大師，履赤舄，几然似未足以見周公之大矣。二章傳箋之分別亦然。

毛詩通考卷十六

考鄭箋異義

鹿鳴之什

鹿鳴傳曰。周至行道也。蓋謂嘉賓愛好我。示我以至美之道。卽小序所謂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旣要破字。且詩言燕羣臣。則羣臣皆是在列位者。又何必言及。此不及傳義遠矣。

四牡傳曰。諗念也。蓋言作歌之意。正謂汝養母之心往來思念故也。八字成句。詩中多有此。箋云。諗告也。則豈不懷歸三句。俱是敍使臣自述其情以告於君。意味稍近淺薄。不如傳之深遠矣。

皇皇者華傳曰。每雖懷和也。末章傳曰。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此意也。疏雖云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然又云定本亦有每雖。則當據定本爲是。箋引國語。以和當爲私。是與傳意異。鄭箋亦有所本。但鄭以懷私將無所及。毛以雖中和當自謂無及。畢竟有淺深之分矣。疏竟以鄭意爲毛意似非。

傳曰。忠信爲周。謂有此忠信。猶當咨諏。卽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之意。是毛以忠信在己言。箋云。見忠信之賢人。末章云。雖得此於忠信的賢人。是鄭以忠信在人言。傳箋意異。疏未分別。似非。

常棣傳曰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以喻兄弟相親則致和顯其意甚深春秋左氏傳言競爽亦此意也箋云不當作柎既
要破字又云鄂足時華之光明則譁譁然盛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譁譁然大略亦同
而以鄂喻兄以柎喻弟又以榮覆弟其意似傷於淺近不如毛意之渾然深遠矣

伐木傳意以伐木有聲鳥聞而驚以喻朋友設言相規友聞而勉鳥飛而遷於高木以喻友勉而遷於高
位末二句無傳者易知也言神明聽而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成矣語明而意深箋云昔日
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夫文王之為世子何必與友生於山伐
木耶鄭意賦而不興非毛意矣箋云平齊等也亦非毛意

次章傳意以伐木而其柎許許然以喻友相勸而德進業脩故今與之燕飲箋云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
酒而醺之本其故也亦是賦而非興失毛意矣 三章傳箋之異倣此

傳曰酤一宿酒也蓋謂王偶無酒則使人急為之一宿即可成矣箋乃云酤買之夫王者燕其故舊竟不
能自為酒必待買而後得用乎甚非毛意矣

天保傳曰單信也此正解單字或曰單厚也則俾爾厚厚言重詞複矣姑備一說耳箋云單盡也盡厚天下之民夫博施濟衆堯舜
猶病豈可以盡言不如傳義為安 傳意天使爾信厚當亦汎言厚德載福故下句以福言疏云天使汝
誠信愛厚天下臣民是也箋但以民言亦未該括 傳意俾爾戩穀罄無不宜但當汎言受天百祿亦惟

人君可以嘗之。箋以羣臣爲言，似非傳意。疏亦混鄭於毛耳。

第三章傳意亦當汎言福祿愈盛，萬物之盛自在內。箋但以物言於毛意，似有未盡矣。

傳曰：公事也。猶言有事於先王耳。言先王則先公可知。箋云：公先公與毛異。且先字在公字之下，亦似於文義未安。

采薇傳曰：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是申傳意。蓋上章言歸亦歲莫，則是十月可知。周以十一月爲正月也。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捷勝也。蓋渾言之，無所不包。箋云：侵也。伐也。戰也。鑿矣。此必非毛意，而疏竟未分別。

傳曰：腓，辟也。於此辟敵，則以爲庇廕可知。箋亦申傳意。疏自生分別耳。杖杜，匪載匪來，無傳者，易知也。

箋云：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爲來。毛意當同。疏似失之。卜筮偕止，言或卜或筮，俱嘗有事，會言近止，則是會人占之。箋云：合言於繇爲近，如亦傳意所括。疏自生分別耳。

毛詩通考卷十七

考鄭箋異義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傳但解罾罟而烝字無傳者。豳風東山傳曰烝衆也。此亦當然。謂南方江漢之間有善魚。則衆然以多筐取之。喻世有賢者。則欲廣取之於朝也。箋云烝衆也。未必是毛意。疏乃混鄭於毛耳。

彤弓受言藏之。毛傳曰言我也。諸侯自言我則受彤弓而藏之。下二句又述王之意也。鄭以受言爲受策命之言。既非毛義。又云受出藏之。乃反入。殊紆曲矣。下章受言載之。箋云出載之車也。既出藏之。乃反入矣。又安得載之車乎。

傳曰右勸也。疏云謂設饗禮勸其功是也。箋以賓奠於薦。右解右字。詞意甚曲。且疏云初獻未得名爲勸。此箋未足據也。

傳曰醕報也。言爲饗禮以報其功。左傳所謂以覺報燕是也。箋云主人又飲而醕賓。謂之醕。則專以醕酒爲言。非毛意矣。

六月傳曰日月爲常。謂畫日月於旗。則爲大常。服戎服也。卽是韋弁服。是常與服爲二物。箋云常服韋

弁服則合爲一非毛意矣。

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則毛意亦是王命吉甫爲將而出征。傳箋略同。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御進也。自王賜吉甫而言。故進其同志之友與俱飲也。鄭於周禮女御及御史序官之注亦云御猶進也。箋云御侍也。既與

毛異其詞亦紆曲矣。

采芑傳曰猶道也。箋云猶謀也。兵謀亦必有道。箋申明傳意耳。

車攻傳曰大芑草以爲防。謂於寬大之地芑除草以爲獵場也。凡寬大之地皆可。不專指一處也。鄭箋以

圃田實之。轉不及傳義之廣大。

傳曰之子有司也。謂有司於是夏苗之時則選數車徒。末章之子於征亦謂有司從王而行者也。允矣君

子乃以宣王言有司備具田獵之事。前之言有司即所以言王也。箋云於曰也。雖與毛意小異。召南采芣傳曰于於

此亦當同。想亦以之子指有司。疏乃謂箋之子當斥宣王似非。又云之子于征。箋亦謂宣王行。但于征當爲往

征。則又自生同異。非鄭意矣。吉日傳曰麋麋衆多也。謂牝鹿之衆多也。箋云麋牡曰麋。麋復麋。全與毛

異。上既言麋也。化鹿又連言牡牡。其詞豈順乎。不如傳義爲安。

傳曰祁大也。文義甚明。箋云祁當作麋。麋牝也。既要破字。且上章已言麋鹿矣。此又言麋牝。豈不近複

乎。

毛詩通考卷十八

考鄭箋異義

鴻雁之什

鴻雁傳曰：一丈為板，謂板長一丈也。五板為堵，謂橫累五板也。疏引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然則五板為堵者，板廣二尺，長一丈，故橫累五板則為堵。箋引春秋傳定公十二年：謂板六尺，非毛義矣。詩疏：愆期公羊注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傳五堵為雉，疑五誤，當為三。此亦以毛說為是。

庭燎傳曰：艾，久也。仍是未央之意。案左氏傳襄公九年杜注：艾，息也。不息則久，久則息。與此傳足相發明。箋云：芟末曰艾，是譬況之詞，既非毛意，且與前後兩章之解參差矣。

鶴鳴傳曰：良魚在淵，小魚在渚，善魚能逃處於深淵，以喻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以喻小人則不能深隱，意味深長。不曰大魚而曰良魚者，以喻善人，故變其詞。箋云：魚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則以魚之隱見喻君子之進退，理自可通，然不如傳義深遠矣。次章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毛鄭之分亦同。

黃鳥傳曰：不可與明夫婦之道者，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則夫婦之道苦是不明也。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既要破字，且紆曲甚矣。

我行其野傳曰。樗惡木也。蓋以適野而所采者乃惡木。以興出嫁而所遇者乃惡夫也。三章大意略同。並不以時令言。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下二章皆云。亦仲春時生。可采也。俱以時令言。蓋鄭以二月爲昏期之正故也。全非毛意矣。

斯干傳曰。猶道也。言兄弟無相責以道矣。蓋以道相責備。則必至傷恩。門內之治。恩掩義。彌縫其闕而已。意義深長。箋云。猶當作瘵。瘵病也。言無相詬病也。既要破字。且意義淺矣。

傳曰。似嗣也。謂嗣續先人之志以築室。蓋前人所未及爲之事。待後人爲之。既成而推本於前人者。知其志也。此意甚深。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既云築室。則宗廟不待言而可知。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謂已成其宮廟也。意義殊淺。不特非毛意而已。又案。已午之已。與既已之已。古音不分。故箋云。謂已成其宮廟也。疏乃云。鄭以爲於國門之左。在已之地立廟。似誤。

傳曰。芋大也。言君子所以光大。蓋居移氣。築室非徒爲美觀。正爲爰居爰處。則光大也。箋云。芋當作幠。既要破字。又云。幠覆也。君子之所覆蓋。夫居於室中。其爲覆蓋。豈待言不及傳義深矣。

傳曰。躋升也。與前章芋大也同意。謂君子居此。則日進於高明也。其意無所不包。箋專以宗廟言。故云君子所升祭祀之時。似偏而不舉矣。

傳曰。正長也。冥幼也。謂噲噲然寬博。是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是其羣臣之幼者。蓋既言築室成而

言其居於此室者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嘖嘖，猶媚媚也。又以正爲晝，以冥爲夜，言宮室寬明，晝夜俱快，似紆曲矣。

乃安斯寢，無傳者，易知也。爾雅釋詁：安，定也。安，止也。毛傳多與雅訓同，謂乃定止於斯寢也。箋以安燕爲言，似非毛意。

傳曰：裳，下之飾也。其義甚明。奉璋，我，是臣之職。箋云：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以下之飾爲晝爲外事，俱紆曲之甚。傳曰：璋，臣之職也。蓋奉璋，我，則是臣職。若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則非臣職矣。箋云：玩以璋者，欲其比德。明成之有漸，半圭曰璋，故言成之有漸。此則傳意所包括，疏強生分別矣。

傳曰：裼，裸也。不言其義，裸所以藏小兒，似謂示女子當深藏耳。箋云：裸，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全非毛意。傳曰：婦人質，無威儀也。語明而順。箋云：儀，善也。理亦可通，而詁訓小異矣。

毛詩通考卷十九

考鄭箋異義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傳曰實滿猗長也蓋謂南山充滿而長遠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用意太曲矣疏以王肅之意爲毛傳之意與箋意稍混矣

傳曰氏本太師執政是國之根本也箋云氏當作桎鏹之桎破字而且費解矣傳曰毗厚也箋云毗輔也此則義本相因輔之則必厚鄭亦申毛耳

傳曰庶民之言不可信蓋事事躬親則下情不壅於上聞故其言可信若委政小人則所言民情未必得實故不可信此就上言箋云恩澤不信於衆民則就下言其意不相足傳曰勿罔上而行欲王親政以息民之欺罔也箋云勿當作未則下民未罔其上矣甚費解說

傳曰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無小人近夫近小人則必危傳箋大意亦同而詰殆字則小異矣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無傳以弗躬弗親經文即可互證也箋云欲使昊天出圖書必非毛意憂亂而望天

出圖書不亦迂乎且與昊天不備章箋例有異矣。

傳曰正長也蓋謂師尹不平使下民不懲止其為惡之心而反怨其長上也箋以邪正對言非傳意矣。

正月傳曰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蓋以周道成於文武天下之人皆因文武而始得遂其生故云沔水

篇以京師為諸夏之父母即此意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則

但就一身言理雖可通而不及傳義之廣大矣第三章念我無祿傳箋之分別亦同

傳曰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為臣僕案周禮大司寇以園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謂尋常有

是罪之輕者置之園土而施職事焉謂晝則役之夜則入於園土役是臣僕之事故謂之為臣僕也近時方望溪先生曰

臣妾聚斂疏財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為奴蓋謂民之無罪者亦并以為臣僕是王政之急暴也箋

云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全非傳意且汎言民家之賤者亦與古無奴婢之義不合。

傳曰勝乘也蓋謂王既自言能有所定實則無事不於人而乘陵之非真能有定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

又云凡人所定皆能勝王意義較淺非毛意矣毛意訓伊為維蓋呼天而訴之曰維誰憎惡乎語意分

明箋云伊讀為繫繫猶是也則以有上帝伊相連而言既非毛意且紆曲甚矣傳曰窘困也已了然

矣箋云窘仍也又將仍憂於陰雨不特紆曲而仍字與又字不甚分別非毛意矣彼有旨酒彼字無傳蓋此詩刺幽王則彼字必指幽王所謂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也箋云言尹氏富既

非傳意。且與節南山篇相混。傳曰云旋也。蓋風雲之雲本作云。故訓云爲旋。取象雲之回旋也。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意甚紆曲矣。

天天是椽。傳以天喻王。故天屬君。因以椽屬在位。箋則以天屬天。椽屬王者。然君之虐政亦由於天不悔禍。在位之虐亦由於上無仁君。語似小異。意亦大同也。

十月之交篇。毛意謂刺幽王。蓋小序之說。鄭以毛移其篇第耳。本爲刺厲王詩云云。此亦以意言之。非可顯證也。疏意亦以毛爲長。

雨無正。序是刺幽王。而箋亦謂刺厲王。故周宗既滅。毛意言周先生之道爲天下所宗。既已滅亡。無所止而安定。箋則云周宗鎬京也。王流于蕤。無所安定。全非毛意矣。

毛意言幽王。故戎成不退。饑成不遂。皆汎言天下之大勢。鄭意皆以民叛厲王。流王於蕤爲言。莫肯用訊。毛意是莫肯以憂危告於王。與管御憚憚日瘁相形。鄭意但以爲衆在位者莫肯以戎成饑成相告語。

理雖可通。不及傳之深婉矣。傳曰以言進退人也。蓋謂幽王於道聽而稱其人者。此欺世盜名之人則答其言。受而進之。有譖人之言。此誣善則又信譖毀之言而退之。王之用人如是。周道所以亡也。箋則以爲羣臣惡直。

醜正。又以答爲距意。謂有當聽之言。則共距之。有譖人之言。則共助而排退之。與毛意異而甚紆曲矣。毛意是幽王在朝之臣。責離居之大夫不還居王都。其詞明順。鄭意以厲王流于蕤。卽謂王都是蕤。費解。

說矣。鼠思泣血二句，亦是幽王朝臣之詞。蓋謂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言而不為小人憎疾，故思汝矣。語意自然而深痛。鄭以為離居者之言，謂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今無一言而不道疾者，方困於病，故未能也。詞紆曲而意淺薄矣。

小閔傳曰：猶、道也。謂龜不告以吉凶之道。箋云：猶、圖也。謂龜不告以所圖之吉凶。大略相同，而傳意較簡括，且明順。

傳曰：靡止，小也。蓋詩人謂今之國雖無所居止，此言其地小之意。無所居止，則狹小可知。靡止二字合言，見其小，以

止為小也。箋云：止，禮也。言天下諸侯雖無禮，則靡止二字分言，但以止為禮，全非毛意。

巧言傳曰：憒，大也。爾雅釋詁文。謂亂如此大也。昊天大憒，亦是呼天而言王之虐甚大也。箋云：憒，敖也。謂亂如此敖慢，頗費解，不及傳之明。又以大憒為王甚敖慢我，亦不及傳之括。

傳曰：僭，數、涵容也。謂亂之初，由于讒譖數進，始入而盡見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罔，同也。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大意亦不甚異，而於僭始之始字無著，不如傳義矣。

傳曰：兔，狡兔也。疏引倉頡解詁云：兔，大兔也。大兔必狡，蓋謂躍躍然之大兔，雖則狡，猶遇見田犬，則

犬能獲之，以喻讒人雖有深心，無不可忖度也。箋云：遇犬，犬之馴者，未見證據。

何人斯篇，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無傳。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曰：祇，病也。蓋謂汝一者之來見王，遂使我

何人斯篇，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無傳。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曰：祇，病也。蓋謂汝一者之來見王，遂使我

何人斯篇，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無傳。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曰：祇，病也。蓋謂汝一者之來見王，遂使我

何人斯篇，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無傳。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曰：祇，病也。蓋謂汝一者之來見王，遂使我

何人斯篇，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無傳。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曰：祇，病也。蓋謂汝一者之來見王，遂使我

病是以不能無疑也。然則云何其旰，亦謂汝一者之來見王，云何其使我有譴責之病乎，皆是以來爲見王，以病爲蘇公受其病，語意自順。箋云：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又云：一者之來見我，是使我心安也，全與毛異，而其意紆曲矣。

巷伯傳曰：遷去也。蓋謂讒人相教戒以盡心行讒，倘不然，則王豈不暫受汝言，旣而必舍汝而遷移矣。語意明甚。箋云：遷之言訕也。已則亦將復訕誹女，意旣紆曲，且以王之責下爲訕誹，殊未安。

毛詩通考卷二十

考鄭箋異義

谷風之什

蓼莪傳曰腹厚也。

爾雅釋詁文

蓋腹複通。

禮記月令釋文

凡物重複者即加厚之意。釋名釋形體腹複也。腸胃

之屬以自裹盛復於外複之是厚之義。箋云腹懷抱也。則毋兮鞠我句已包此意。

傳曰

何必再言。

大東傳曰穫艾也。語意甚明。箋云穫落木名也。全非毛意。

傳曰載載乎意也。謂既穫之薪尙可存載於心意。故不欲汎泉浸之。箋云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

以爲家用。則其意淺近。既穫之薪自然可載而歸。此皆傳義所包括也。

傳曰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本甚分明。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既要破字。又云周世臣之子

孫在冥氏穴氏之職。使搏熊羆。益紆曲矣。

四月傳曰徂往也。暑盛而往矣。語意分明。箋云徂始也。六月乃始盛暑。亦是傳義所包。分別者。疏之體耳。

其實兩意可通。

傳曰構成箋云構猶合集也。合集所以能成。毛鄭意同。疏自生分別耳。傳曰曷逮也。疏云釋言文。案爾

雅釋言曷，盍也。不訓逮。毛蓋以曷卽盍，釋言云：盍，逮也。傳例不破字，故曰曷，實讀曷爲盍也。疏未分明，箋讀曷不改字，故云曷之高何也，與毛異矣。

傳曰：鷦鷯，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言在位者並非鷦鷯，亦如其飛至天，取小鳥以爲食，是貪殘也。賢者並非大魚，亦逃處以避亂，本分兩項人。箋云：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則四句皆言民之驚駭辟害，非毛意矣。

北山傳曰：鞅，掌失容也。以鞅掌連言，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分鞅掌爲二，非毛意矣。

小明傳曰：除，除陳生新也。蓋承二月初吉言，初吉是生新也。生新則必除陳。箋云：四月爲除，是謂除與余通，不免破字。且忽言二月，忽言四月，亦覺混淆，不及傳義自然。

鼓鐘傳曰：幽王用樂，不與德比。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蓋樂以象功昭德，不與德比，卽是淫樂。箋以嘉樂野合爲失，大意亦通。疏之體自當分別耳。

傳曰：妯，動也。憂而且心動，是有兩意。較之傷悲尤甚。箋云：妯之言悼也。欲與相悲相配，然不見詩人變化之妙，非毛意矣。傳曰：猶，若也。謂不若幽王之淫樂也。語意甚明。箋云：猶當作療，則是破字，非毛意矣。

楚茨以介景福，無傳。而毛意介皆訓大。箋云：介，助也。非毛義矣。

傳曰：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案爾雅釋言：將，齊也。郭注：謂分齊也。牙，若屠家縣肉架。旣殺，乃陳

之於牙上分齊其肉所當用。此皆在或剝或亨之前。經文變化之妙也。箋云。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則皆在剝亨之後。循文立義。全非毛意矣。

傳曰。皇大謂先祖之靈於是美大之。箋云。皇。晬也。先祖精氣歸往之。既與毛異。且多紆曲矣。

傳曰。燔取腍膾。案腍膾者。血與腸間之脂。取腍膾以燔於爐炭也。炙。炙肉也。此薦於俎者。毛意爲俎孔碩。所包甚廣。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則孔碩專指燔肉炙肝。不及傳義之廣大矣。傳曰。豆。謂肉羞庶羞也。包括不一。又以賓尸與薦客分言。箋語皆申明傳意。但鄭意言從獻之俎。則一切皆與毛小異。故疏分別言之。

傳曰。稷。疾。勅。固也。謂孝孫祭祀既整齊。既疾速。既匡正。既慎固。禮無所失。故神錫之福也。箋云。齊。減取也。意謂祝於祭物內減取之以授尸爲嘏也。稷之言卽也。意謂孝孫就尸之前受嘏也。又云。使宰夫受之以筐。其意讀匡爲筐。是破字也。祝則釋嘏辭以勅之。意謂祝述尸語以勅告主人。則二句皆以尸嘏主人言。與毛意適相反也。

信南山傳曰。甸。治也。謂南山之野得爲田者。皆由禹之所治。於地之廣狹無所不包。箋但以六十四井之甸言。理可相通。然皆毛意所包括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以楚茨傳箋例之。毛意謂先祖神靈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鄭意則謂先祖之神於是歸往之。報以助其受福。各明一義。然傳文爲順而意明也。

毛詩通考卷二十一

考鄭箋異義

甫田之什

甫田傳曰。甫田。謂天下田也。蓋甫者。大也。以天下言。則大之至矣。十千。言多也。渾言之。則無所不包。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殊爲紆曲。又以十千爲一成之數。亦似拘泥。尊者食新。農夫食陳。此教以孝悌。所謂老少異糧也。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紆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則專以官之倉廩言。義理亦精。但與傳意小異矣。毛意介訓大。疏云。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是也。箋云。介。舍也。似不如傳義之自然。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箋云。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此亦傳義所該括。然數句連言。不及傳之分明。毛傳介皆訓大。以介我稷黍。謂大獲我之稷與黍也。箋云。介。助。亦傳義所括。傳曰。穀善也。卽旣富方穀之意。箋云。穀。養也。亦傳義所括。而不及傳之廣大矣。曾孫來止。傳箋意同。以其婦子。饁彼南畝。毛意指農夫之婦子。鄭謂成王親與后世子行。王后而于田。豈不疑於輕出乎。又謂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亦疑於小惠未徧也。毛意。田峻至喜。卽是喜農夫。

之克敏。攘其左右。是田峻教農夫以除草。嘗其旨否。是教農夫以辨土氣之和與否。語意甚明。箋云。喜。讀爲饋。攘。讀爲饗。則皆破字。非毛例。至謂司嗇至。又加之以酒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皆似有親而不尊之嫌。不特非毛意也。

報以介福。無傳者。毛意介皆爲大。謂爲農夫求福於八蜡之神。而神報以大福也。鄭意介爲助。故云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然報以助福。殊似紆矣。

大田。俶載南畝。無傳。蓋以爲始事於南畝也。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蓄。亦不外毛傳之意。按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蓄。亦是始事之意。但俱要破字。非毛例也。

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毛鄭意異。亦與甫田篇同。傳曰。駢。牛也。黑。羊豕也。並不言祭某方。則用某色。疏云。此四方既非望祀。故用牲無方色之別。是也。箋云。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騂牲。援陰陽之異。用以證四方必異其牲。駢牲宜祀南方。黑牲宜祀北方。舉二方以該四方。與毛異矣。

鄭必訓介爲助。亦與毛異。

桑扈交交。無傳。案秦黃鳥傳曰。交交。小貌。此亦當然。箋云。交交。猶佼佼。此非毛意。疏似混鄭於毛矣。傳曰。胥。皆也。本爾雅釋詁文。天下皆樂。是君子之心。其義甚廣遠。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不特不包括。且卽以用賢論。六德有邦。三德有家。亦非才知所能盡也。二章亦然。

傳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語明而篤言百辟則以爲法則天下之民豈不戢聚而歸之乎豈不畏難而順之乎畏難猶言畏憚也則其受福豈不多乎箋語似徑而率全失毛意矣

頰弁傳曰弁皮弁也箋云言幽王服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此正申明毛義傳箋本同疏自生分別耳

車蓐傳曰景大也爾雅釋詁文同箋云景明也案廣大者必光明箋之意亦傳所包括也

賓之初筵傳曰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秩秩知也人必智而後能肅敬毛鄭之意亦相因也毛以爲燕射

鄭以爲大射案序言幽王媿近小人飲酒無度則未必言大射傳義爲安

賓之初筵毛以爲行燕射以洽百禮者毛意蓋言禮之多耳鄭以爲大射故云合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傳曰壬大林君也謂有祭祀之大禮有人君以行禮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非毛意各奏爾能卽

是言射事疏未釋也傳曰仇匹也毛意謂賓比耦以射也箋云仇讀曰𠵼則破字矣

傳曰室人主人也蓋就燕射言之箋云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毛意入又者入於次又射也鄭意入

室復酌爲加爵也蓋以爲大射習禮助祭故全與毛異也毛意以康爵爲安體之爵鄭意以康爵爲虛

爵毛意進酒於中者以飲不中者則言射也鄭意則言祭也

傳意言燕禮則賓之初筵俱是汎言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不如傳之自然矣

燕禮有司正以監察儀法。此立監佐史。卽立司正之意。傳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並未有督酒欲令皆醉之意。箋所云者。非毛意也。式用也。式勿從。謂用酒醉時勿從而謂之。箋云式讀曰慝。破字。非毛例矣。

毛詩通考卷二十二

考鄭箋異義

魚藻之什

采菽傳曰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此語實賦其事。毛鄭意同。惟次句毛意謂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興禮命所以待來朝諸侯。意婉而永。鄭意則實賦其事而已。二章及四章傳箋之異亦然。惟三章起二句傳意亦實賦其事。箋無異。

汎汎楊舟二句。傳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亦是戾矣。蓋謂明王待諸侯其德如此。亦是至美矣。王言通

篇一箋於章首云猶諸侯治民御之以禮法於章末云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忽言諸侯與各章意不相連貫全非毛義。

角弓傳曰塗泥附著也。語意簡明。箋云附木桴也。疏云桴謂木表之麤皮。既失毛意且詞費矣。

莫肯下遺傳意蓋謂小人失教者莫肯自卑下而遺棄其惡心也。箋云遺讀曰隨則破字非毛義矣。

苑柳傳曰蹈動言王之性情不常甚變動也。箋云蹈讀曰悼既不免破字又云甚使我中心悼病則是上帝言幽王甚蹈又為諸侯自言四字分兩截何紆曲也。傳曰靖治箋云靖謀義亦相因但毛意謂王使我治事則後日我當更至焉言外見王不使我治事我惟恐得罪所以不欲朝也。意自深婉鄭意則極誅

也。假使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後反誅放我，云云。多少委曲，全失毛意矣。下章毛鄭之同異，放此傳曰：瘵，病也。言諸侯無往朝王而自取病也。箋云：瘵，接也。則讀瘵爲際而破字矣。毛意王使我治事，則後來我亦行而朝王，鄭以行爲放，與毛異義。

都人士，毛傳曰：尹，正也。則吉是善可知。箋云：吉，讀爲姑。既要破字，又云：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案前章綢直如髮，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則固以其德性言。此章不當忽有異也。

傳曰：厲，帶之垂者。蓋形容都人士之衣服有常也。箋乃云而亦如也。又云：厲字當作裂。既非毛意，且破字矣。

采綠，毛意以首二句爲興，謂人有采綠而不盈兩手，由其有他志，以興此婦人不成一事。由於念其夫，箋乃以爲此婦人自言，則意味甚短，非毛意矣。次章毛鄭之異亦然。

五日、六日，皆經文分明。傳以五實是言日，則六日亦然。箋乃云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此兩月字非經文所有。

白華，本色潔白，白茅亦潔白，二者本一類，皆以興申后。箋乃云：管柔忍中用矣。茅比於白華爲脆，則白華白茅竟不同類矣。而可乎。詩言白茅皆喻潔清，觀召南野有死麕章可見。

茅以束管，皆雲露之所潤，興申后有德而受禮法約束，皆當爲天所眷也。箋乃云：白雲下露，養可以爲管。

之茅使與白華之管相亂。傳曰：步行猶可也。謂天行艱難於申后，使之子幽王不可之，何等分明。箋於行艱難之下，要增妖增久矣。又以猶爲圖，於王不圖之下，要增其變之所由，豈不詞費。

經言碩人皆美詞，此無傳者，已見於衛風也。念彼碩人，念申后也。箋以爲念褒姒，必非毛意。疏竟以鄭混毛矣。四章、六章，碩人皆當同。

瓠葉有免斯首，無傳。蓋免當以首計。斯首者，猶言此一頭耳。箋云：斯，白也。斯白之字作鮮，既非毛意，且免之白者多矣。但言有免白首，何爲乎。

漸漸之石，傳不多及者，以爲詩人實言其事，皆可望而知也。箋於首章，次章皆以上二句爲喻，既非毛意。且既謂其衆疆而無禮義，乃以山石高峻擬之乎，必不然矣。箋云：邦域又勞勞廣闊，則是讀勞爲遼，破

字非毛意。每章末句皆是武人久病在外之詞，語意分明。箋皆紆曲之甚。不皇朝矣，即朝夕不暇之意，疏乃混鄭於毛也。次章箋云：卒者，崔嵬也。本爾雅釋山文。讀卒爲岑，是破字，非傳例也。不皇出矣，蓋久役於外，憂其不得出險也。

箋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既違傳，且費解。疏語亦非毛意。三章前四句皆卽事而言，箋乃云：豕性唐突，難禁制，白蹄尤躁疾，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水之波，喻

荆舒君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云云，何其曲也。又之，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疏云：荆舒本好亂，王又爲不善之政，以加陵之。委曲多矣。不皇他矣，卽莫知其他也。箋云：不能令其守職不干

王命疏云干犯王命是爲他事皆失毛意且甚不自然。

茗之華次章傳曰華落者首章言將落此章言華既落惟有葉青青然語甚分明箋但云陵茗之華衰則與上章箋所云華衰則黃無別矣。

傳曰治日少而亂日多乃言所以可食而鮮飽之故意自了然箋乃云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其解可
以食幾於以辭害志又云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則仍不出毛之範圍。

毛詩通考卷二十三

考鄭箋異義

文王之什

文王傳曰哉、載、侯、維也。蓋謂文王敷陳明德，錫及後人，以成周家之福。維文王之孫子受之。案載、成也。國語

周語注小爾雅同毛意本明箋云哉、始、侯、君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夫周是舊邦，

何待文王造始。且周家積功累仁，亦不必言文王造始。天子諸侯皆君也。文王既為諸侯，子孫自世世為

君，亦何待言，皆不及傳義之自然矣。疏言文王又載行周道亦必非毛意

傳曰思、辭也。蓋幸皇天生此多士，而出以歎美之辭。箋乃云思、願也。謂周之臣又願天多生賢人，則以為

期望之辭，不特紆曲，非毛意。而下文王國克生云云，皆是設想語，餘味索然。

侯于周服，傳但言盛德不可為衆，而意已明。箋云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夫商之孫子臣服於周，故曰

不可為衆，若言其為君，則不可為衆之意未甚顯，失毛意矣。下章首句傳箋之分別亦如此

傳曰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蓋君臣皆震動恪恭，則合一世而並受其福，故下文即以

鑒殷申儆之，箋乃云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其意未廣大，則下鑒殷之意亦不警策矣。毛意

天之大命不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鄭謂不可改易，其意淺矣。

傳曰：義善，蓋以義問連文，謂宣布昭明其義善之聲問，語意自明。箋以宣爲徧，謂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云云，則以宣昭義三字連文，又於問字之下增多老成人三字，甚失毛意。

大明傳曰：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蓋此詩以文王爲主，故首言文王，後文篤生武王云云。始言武王也。箋以明明者謂兼言文王武王，全非毛意。毛意：不易維王，言尊位不容易居也。箋乃云：不可改易者，天子也，則與天難忱斯之意不貫。疏：則混鄭於毛也。

傳曰：嬪婦，京大也，言爲婦於大國，蓋稱美之辭。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未有所據，非毛意矣。

傳曰：言大妣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蓋承大邦有子一連說大妣之賢，至親迎，始說行禮，箋乃云：文王以禮定其吉祥，於親迎之前，但言納幣，轉覺不備，殊失毛意。

于京無傳，已見於次章，此當言于周家于大國也。箋云：於周京之地，與毛異矣。

維予侯興，傳曰：言天下之望周也。維侯，皆語辭，予者親之之辭，蓋人心歸周，樂其興起也。傳曰：言無敢懷貳心也，亦是言天下人皆服周而無貳，語意甚明。箋云：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則讀予爲賜予之子，非毛意。且上二句言人，此句忽言天，又與上帝臨女意略複，不如毛義遠矣。箋云：天獲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以爲戒武王之詞，惟恐武王之有疑貳，殊費解矣。

傳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故訓肆爲疾。訓會爲甲。謂疾往伐商。在甲子之朝也。箋云。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則訓清明爲味爽。但言故今合兵於味爽。至伐商之後而天下平。並未言及。篇終總結之體。似不應爾。不如毛義爲長。

縣。度之薨薨。傳曰。度。居也。既居其土於板中。則必先投其土於板可知。箋云。度。猶投也。仍不出毛之範圍。疏自生分別耳。

皋門。應門。冢土。詩人皆舉後來之名以相稱美耳。當大王時。恐未有此名。傳曰。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又曰。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曰致。曰遂。則皆爲後來之名可知。箋乃以爲諸侯之常禮。然則殷制王國與侯國無別矣。可乎。

棫樸。傳以爲薪之謂民得以爲薪。以興聘取賢才。標之謂民得積聚以待用。以興賢才衆盛。國家聚之於朝。是以蕃興也。箋以薪之爲豫斫爲薪。樛之爲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專就薪木言。全失興寄之意。傳意濟濟者。文王之多容儀。所謂臨朝淵嘿也。左右趣之。是百官疾趨以輔政。各舉其職。小序所謂文王能官人也。箋以濟濟爲祭祀之容。左右趣之爲諸臣相助積薪。既局於一端。且全不見官人之意。

傳曰。半圭曰璋。並未言璋。髦。俊也。並未言士。蓋以君臣行禮言。意義隳恬。箋但以祭祀爲言。既偏而不舉。於奉璋則

曰。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於髦士則曰。士。卿士也。俱於詩人言外增設。全非毛意。

末章先言追琢。然後言金玉。故傳意以爲可彫琢爲文章。由金玉本有其質性。以興文王之教化皆由於生安之聖性也。毛以相爲質。鄭以相爲觀視。故箋云。喻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如視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既不見由人工而追想本質之意。且金玉實言其象。而追琢又虛言以喻研精禮義。似乎立言不倫。

早麓黃流在中。蓋謂玉瓚以圭爲柄。以黃金爲勺。鬯酒在其中流出。爲金所照。而其色黃也。箋乃云黃流。拒鬯也。按拒是黑黍。以拒鬯爲黃流。未見有證據。不如傳曰。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於義爲安。

鳶飛魚躍語相連。意相近。傳本中庸爲訓。甚明。箋乃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強生分別。甚無謂也。

傳曰。言祀所以得福也。蓋以介爲大。謂祭祀則有以加大其福祿也。箋云。介助。非毛意。

思齊傳曰。京室。王室也。甚明。箋以京爲周地名。既無確據。且於室字之上加以地名。亦覺詞費矣。

宗公者。宗廟之先君也。傳義與神罔怨神罔恫。一氣連貫。箋以宗公爲大臣。則不得言神矣。故又云。能嘗於神明。何等紆曲。適妻必擇其德。故箋云。寡有之妻。言賢也。此與傳似異而同者。傳曰。御。迎也。毛例不破字。而其意以御當迓。見修身齊家治國相連接之意。箋云。御。治也。亦傳義所括。然不見家國相通之

意矣。

此詩序言文王所以聖。故在宮在廟數句。傳俱以文王言。箋乃謂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尙和。助文王祭廟則尙敬。其意隔矣。傳曰。保安無厭也。訓保爲安。以射當斃。傳例不語意自然。箋乃以保爲居。謂在辟廱。不明者亦得觀於禮。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云云。則皆以羣臣言耳。箋又云。爲厲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己。以烈假爲厲痕。既要改字。非毛例。且意甚紆曲。不獨以瑕爲已。失毛意矣。

毛意式爲法。鄭云。式。用也。毛意入是入道。鄭意入是入廟。傳曰。性與天合。專言文王之聖也。箋謂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不能諫爭者亦得入。則皆言羣臣耳。傳曰。造爲也。謂所習必有業也。箋以造爲造成。與傳小異。其實亦毛意所括也。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化其臣下。則讀斃爲擇。字改而詞費矣。

皇矣傳曰。二國。殷夏也。本言殷紂。而夏桀正可並稱。故連言之。疏云。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是也。箋乃以殷紂及崇侯爲言。夫紂之臣固不止崇侯。偏而不舉矣。傳曰。四國。四方也。語意渾然。箋言密阮徂共。近於鑿矣。傳曰。究。謀度。居也。謂四國皆從桀紂謀而從之居也。分別甚明。箋云。度亦謀也。則無別矣。

傳箋皆曰。耆。老也。鄭意申毛。而孔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串。習。夷。常。路。大也。蓋謂天以文王世世習於常道。故使居是大位也。箋云。串夷卽混夷。則以串爲混。竟破字矣。又云。路。應也。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蓋謂文王應天之去惡而與善也。紆曲多矣。

傳曰慶善光大也。蓋謂天意篤厚於王季之善，則賜之大位，使其子孫有天下也。箋乃謂王季厚明，大伯之功美，始使之顯著，使傳世稱之。夫大伯之讓，無迹可見，故王季可安。聖人所以表明之曰：可謂至德。倘王季明知其讓，則叔齊於伯夷之讓，亦不肯受而逃之，豈王季而能安然受大伯之讓乎？必不然矣。

其德靡悔，無傳者。篤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意蓋言王季比于文王之德，合乎人心，使人無遺憾也。箋乃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則謂其德足以比之而無恨，殊費解矣。

傳曰：無是畔道，無是援取。蓋謂無有畔道而有兩層意。箋云：畔，援猶跋扈也。既無確證，而併兩意爲一，非

毛義矣。

傳曰：岸，高位也。毛意誕爲大登爲升。謂大先登於高位。箋云：登，成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夫各君其

國，而欲平他國之獄訟，正他國之曲直乎？未必然矣。疏語亦近迂。毛意：敢距大邦，謂不能事大國耳。箋謂密

人敢距周家，侵阮徂共之師，則三句連讀，全非毛意。毛意：侵阮徂共，是密人侵之，以徂爲往，故傳曰：遂

往侵共，惟密人侵小，故王赫斯怒也。箋既以爲文王侵阮徂共矣，則下文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二語豈不

贅設乎？箋又以阮徂共爲三國，既無確據，且下文以按徂旅，又不言阮共何耶？不如傳義多矣。

傳曰：京，大阜也。蓋謂密人之來，依止我周京邱大阜之旁，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皆謂密人無矢我陵，四句

則周人之語也。箋乃云：文王但發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爲周地名，未見確據。往侵阮國之疆，登山脊而望阮之兵，無

敢當其陵及阿者。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者。與毛意全背。傳曰：矢，陳也。甚明箋云：矢，猶當也。亦費解。又云：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則不得已而爲之辭，紆曲甚矣。傳曰：小山別大山曰鮮，指其地形而言。箋云：鮮，善也。則空言而已。傳曰：方，則也。法則其人者。箋云：方，猶鄉也。亦傳意所包括矣。傳曰：不大聲見於色，意極精細，善於言明德也。箋云：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意則淺矣。傳曰：不以長大有所更，語極自然。箋云：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此乃諸侯之常事，豈足以稱文王耶。不識不知二句無傳者，蓋言文王生安之德，本易知也。箋乃云：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意亦略同。而語則窒礙。夫以古爲鑒，可以知興替，豈有不識古，不知今之聖王乎。傳曰：仇，匹也。蓋借仇爲達也。謂文王匹敵之國，兄弟則昏姻之國也。疏語似非毛意。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者，女當謀征討之。則於詢下須增謀征討之意，稍勉強矣。

傳曰：言言，高大也。仡仡，猶言言也。蓋言崇城之高大依然，則文王之神武不殺可知矣。箋乃以言言爲將壞貌。仡仡意同，不言可知。則以臨衝之閑閑，蒹葭俱是攻城，全非毛意。箋以伐爲擊刺，肆爲犯突，似與傳小異。而其實皆傳義所包括也。

靈臺於論鼓鐘，於樂辟靡。傳曰：論，思也。毛意於是思念此鼓鐘之和，於是作此樂於辟靡。於字樂字毛語，皆如字讀。語自分明。箋云：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則以論爲倫，既要破字。又云：於喜樂乎諸在辟靡中者，則讀樂爲

喜樂之樂俱非毛意。

下武不遐有佐。傳曰：遠夷來佐也。蓋因上句四方來賀言中國諸侯，則此句當言遠夷，乃有次序。箋云：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則不見遠近之序矣。

文王有聲，詒厥孫謀，無傳者，易知也。詒謀及孫，則其子之安可知。然其謀能及遠者，無非順事，則箋意亦傳所包括。而讀孫爲遜，不免破字。疏竟未分別之。非毛意也。

毛詩通考卷二十四

考鄭箋異義

生民之什

生民傳意以履帝武敏爲句。歆攸介攸止爲句。毛蓋謂姜姬隨高辛氏帝祀郊禱。踐履高辛之武迹。將事敬而敏疾。神歆饗其祭。於是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則震動而有身。則獲福夙早。此等實事之詰訓。毛必有所師傳。非可臆說。箋謂祀郊禱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姬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有身。而肅戒不復御。云云。則以帝爲天帝。既近荒誕。而以敏爲拇。以介爲左右。以夙爲肅。俱不及傳義之自然。

傳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毛意蓋謂天意福祐姜姬。以顯赫其神靈。上帝豈不降福而安寧之乎。姜姬豈不見安康於禋祀乎。由禋祀而得安也。故居然無疾病而生子也。語本分明。箋云。姜姬以赫然有神靈。乃天帝之氣也。心不安之。不安徒以禋祀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云云。毛在鄭前。此實事未見確據。而與背可乎。

傳曰。覃。長。訐。大也。語本分明。箋云。覃。謂始能坐。訐。謂張口嗚呼。轉費解說。

傳曰方極畝也。謂穀生而方正極滿於田畝而無曠土也。箋云方齊等也。蓋謂苗之生略同。意轉不明。非或壯或弱也。傳曰種雍種也。謂其苗雍腫而肥也。與實寔為類。箋云種生不雜也。則與衰長之意異矣。傳以苞為本也。箋云苞亦茂也。此則傳意所包括者。

傳曰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郃。案世本云有郃氏女曰姜嫄。則郃為后稷母家。堯封之於此。正以其初生有神異。所以順天也。箋云堯改封於郃。未見確據。

傳曰肇始也。以后稷初封於郃。故得穀以歸。始行郊祀之禮也。箋以為后稷本得郊天。蓋早為諸侯。上章謂改

封於郃。故云肇郊之神位也。則讀肇為兆。破字非毛例。末章后稷肇祀句。傳箋之分別亦然。

傳曰或簸糠者。或蹂黍者。詞意分明。箋云蹂之言潤也。又潤溼之。將復春之。則紆曲多矣。傳曰穀熟而

謀。陳祭而卜矣。蓋訓惟為陳。謂謀陳祭禮以下來歲也。國語魯語注。惟陳也是也。疏語混鄭於毛矣。箋云則諷謀

其日。思念其禮。以載謀為諷日。以載惟為思其禮。全與毛異。似不及傳意之深遠也。傳曰興來歲。繼往

歲也。解嗣字甚分明。箋曰嗣歲。今新歲也。詞費而意淺矣。

行葦肆筵設席二句。緊承上章或肆之筵二語。毛意以授几之人必致敬。故以緝御為跼蹐之容。鄭以二

語皆為老者設。則與上章不相貫。且以緝御為悼史相續而侍。益紆曲矣。

傳曰言賓客次第皆賢。箋云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即是申傳意。疏乃強生分別耳。

傳曰言其皆有賢才也。以既得為賓者言。與上章序賓以賢一例。箋云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則是以習

射擇賓之時言與前章之意異矣。前章箋既云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則此章自當就既爲賓者言。

傳曰祈報也蓋以養老爲報老人也承酌以大斗言其意甚順箋云祈告也以告黃耆之人故於酌以大斗不得不言酌而嘗之殊費詞矣。

傳曰引長翼敬也語意渾涵箋云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皆傳意所包括疏自生分別耳。

既醉首章次章介字皆無傳已見於小雅也箋以介爲助全非傳意毛訓介爲大也。

傳曰始於饗燕以人事言即恭儉慈惠之意終於享祀以神事言即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以此爲令終自是高明之甚箋云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則意淺矣。傳曰倅始也本於雅訓箋云倅猶厚也又厚之殊覺詞費矣。

傳曰類善也本爾雅釋詁謂天長賜王以善道也箋云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其意亦傳所包括而未免紆曲矣。

傳曰壺廣也。謂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也。周語有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毛意同此正申明永錫爾類也箋云壺之言捆也室家先以相捆綴已乃及於天下夫言廣則必能捆綴可知豈不詞費乎。

景命有僕傳意謂大命有所附著也箋云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則讀有爲又非毛意矣。三章昭明有融令終有倅鄭皆

讀有爲又與毛異也。

鳧鷖傳曰。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蓋實賦其事。箋云。水鳥而居水中。猶公尸之在宗廟。則取以爲喻。意似有別。但詩人遠取諸物。興寄卽在其中。箋之所云。亦傳所包括也。詩凡五章起句。傳箋之分皆同此。

燕尸皆在祭之次日。箋於首章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他章不言。則皆在次日可知。疏於二章三章謂鄭意卽以其日燕尸。乃強生分別耳。

傳意通篇俱是燕宗廟之尸。箋則以二章爲祭四方百物之尸。三章爲祭天地之尸。四章爲祭社之尸。五章爲祭七祀之尸。雖各明一義。但以一詩而通用於各事。又燕一尸而各事之尸皆雜陳。殊不及傳義之自然矣。

傳曰。熏熏和說也。語意甚明。箋云。熏熏坐不安之意。則紆曲多矣。

傳曰。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卽小序持盈守成之意。箋云。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大意亦略同。而甚淺。

假樂傳曰。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言美則密可知。言秩秩則清明可知。箋所言者皆傳所包括也。

公劉首章。思輯用光。傳曰。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箋云。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鄭

意與毛互相發明，疏自生分別耳。

四章俾筵俾几至君之宗之，傳皆以為公劉厚待其臣，箋皆以為羣臣敬奉其君。據詩序美公劉之厚於民，則必厚其臣以及民可知。毛義為長。

其軍三軍，傳曰相襲也。蓋兵數尙少，故祇有三軍。前後相因襲而行，未有奇兵旁出者也。疏以王肅語為毛意，恐非。箋

云：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此即毛意而申明之。疏似失鄭意。皇矣傳以度為居，此亦當然。

箋云：度其廣輪，大意亦同。居之必先度之，必稍異於毛矣。

卷阿傳曰：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謂飄風入於此，無不散。蓋惡人既消而後賢者樂進，亦惡人既消

而後賢者能進。毛義深遠。箋云：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為長養民意

味淺矣。

傳曰：伴奂，廣大有文章也。蓋謂王者伴然而德廣大，奂然而有文章，則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優游

似亦當指王也。即禮記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之意。疏云：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似未安。爾休矣，則指賢者。疏云：於汝王所休息矣。傳

意取人以身，其義廣大。箋云：伴奂，自縱弛之意也。記曰：弛而不張，文武弗為。則縱弛二字，亦有未安。賢者既來，各任其職，女則得

伴奂而優遊自休息也。專就賢者言，意味淺矣。

傳曰：芘，小也。蓋謂大福固及王身，即細小之福祿亦於爾王者安之。箋以芘為福，則芘祿文連而意複矣。

傳曰。嘏。大也。爾雅釋詁文同。箋云。予福曰嘏。並非祭祀。而及嘏辭。亦未安。

傳曰。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皆指賢人之行言之。又曰。引長。蓋謂王者當長久尊賢人。又曰。翼。敬也。蓋謂王者當常敬賢人。箋皆以爲祭祀之事。則末二句意不相貫。全失毛意矣。

傳曰。翼翼。衆多也。箋云。翼翼。羽聲也。其意本相貫通。箋又云。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時鳳凰至。因以喻焉。此意等亦傳所該括。疏強生分別耳。

九章傳意以鳳凰梧桐分言。箋則合言。故云鳳凰鳴於山脊之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似乎稍異。但鳳凰非梧桐不棲。傳意亦無不包括也。傳曰。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蓋以梧桐華萋萋爲臣力所致也。箋以華萋萋喻君德。亦非毛意。疏未細別。傳曰。不多。多也。言王本不須規戒。我陳此詩。豈不已煩多乎。此將順其美。且以引起末句不能自己之意。更爲深婉。箋云。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味盡句中矣。

民勞傳曰。汔。危也。案說文水部。汔。水涸也。廣雅釋詁一。汔。盡也。涸與盡皆危之意。民勞而危。故云可小康。可小安也。箋云。汔。幾也。失毛意矣。各章毛鄭之分皆然。

傳曰。厲。危也。謂謹勅此衆爲危殆之行者。箋云。厲。惡也。乃傳義所包。傳以戎爲大。蓋謂王居大位。與雖小子正相呼應也。箋云。戎。猶女也。非毛意矣。傳意宏爲大。箋云。宏。猶廣也。亦傳意所該括。

板傳曰猶圖也。箋云王之謀不能圖遠亦以申傳意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价善也。爾雅釋詁文同言王用善人維以為藩屏也。箋云价甲也則既讀价為介又云被甲之人謂卿士掌

軍事者專以武人言不及傳義之廣大矣。

箋云大師三公也。此據尚書周官為言大邦成國諸侯也。此指公侯之國左氏傳所謂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者也皆申明毛義疏自別鄭於毛

耳。

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蓋汎言之宗尊也。猶言天下之主下文宗子維城則實言之箋乃云大宗王之同姓之

適子也不如傳義之廣大矣。無獨斯畏傳意汎言則甚自然箋云斯離也謂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語

曲義碎矣。

毛詩通考卷二十五

考鄭箋異義

蕩之什

蕩三章傳曰對、遂也。爾雅釋言文同謂惡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也。箋云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既非毛意且不如傳義之廣大矣。

傳曰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夫君上如此則臣下可知。箋以爲殷紂君臣失道且喪亡時人甚尙欲從而行之此皆傳意所包括疏自生分別耳。

抑二章傳曰覺直也。案直方大三者皆因箋以覺爲大亦傳意所包疏未細別。

傳曰猶道。爾雅釋詁文同箋云猶圖也亦傳意所隱括者。

傳曰湯遠也謂遠別蠻方使勿擾我也。蓋不戰而屈服之。箋云湯當作剔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其意轉近於淺狹矣。

傳曰讎用也謂無有出言而人不承用之者。易大傳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卽是此意箋意讀讎爲售以物有善惡則物質有貴賤似皆在傳意包括之中。

屋漏之訓。毛同爾雅。鄭則讀屋為幄。訓漏為隱。與毛傳大同小異。疏未分別。

傳曰。止至也。引大學為人君止於仁。數語為證。義蘊閎深。箋云。止容止也。則與不愆於儀無別。意義淺矣。

桑柔。倬彼昊天。傳曰。斥王者也。喻意深厚。箋乃實指天言之。意近淺薄矣。

傳曰。黎齊也。謂民靡有齊全安樂者。箋云。黎不齊也。似為添出。且既云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則下

句具禍具字近複。不如傳義之渾成矣。傳曰。頻急也。承步字謂國家行此困急下民之政也。箋云。頻比也。

行此禍害比比然。大意亦同。然不及傳義之親切矣。

傳曰。圍垂也。爾雅釋詁文同言甚急矣。我之在邊垂。語意渾涵。箋云。圍當作禦。既要破字。且其意皆傳之所闕。括

也。

好是稼穡。傳意謂王當愛此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力於民者。使代無功者食天祿。蓋此知稼穡艱難者

維可寶也。使代無功者食祿。維甚好也。語意俱自然。箋云。但好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代賢者

食祿。則以稼穡為家嗇。二字俱不又云。王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既要改字。全非毛意。

傳曰。相質也。蓋有美質者可當重任。所謂厚重少文。惻怛無華者也。故稽考誠慎而用之。箋云。相助也。毛

相平聲。鄭讀相去聲。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云云。夫輔相之行。必用之而後可見。箋語費解。不但失毛意而

已。

傳曰類善也。爾雅釋詁文同貪人未有不敗善者。意義廣遠。箋云類等夷也。未免淺近矣。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傳俱以民言。蓋民之無中和。主爲偷薄而善於相欺背。是民俗之惡也。箋云涼信也。讀涼爲諒。既破字。非毛例。又云。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則是上句言民。下句又言在上者。殊紆曲矣。民之回遙。職競用力。傳意亦皆指民。謂民之邪僻。主競逐用力。以力相陵也。箋則于下句謂由爲政者競逐用強力相尙故也。忽言民。忽言上。亦詞費矣。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傳俱指民。則詞意甚明。箋以上句言民。下句言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亦覺紆曲。涼曰不可。傳意訓涼爲薄。薄猶輕也輕諫其不可。與下句善冒爲大冒。正相對。疏乃以鄭意爲毛意矣。

雲漢二章。后稷不克。毛意自當言后稷不能救此旱也。箋云克當作刻。則已破字。非毛意矣。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箋亦申明傳義耳。疏乃強生分別。

傳曰催至也。爾雅釋詁文同謂先祖之神。于是至此。言其不能救旱。深可懼也。箋云摧當作噍。噍嗟也。告困之辭。既要破字。且意近淺率矣。

傳曰憚勞。既勞於暑。則畏暑可知。箋曰憚猶畏也。亦申傳意。疏自生分別。

傳曰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疑此爲勉朝臣周急之詞。言無人不周濟貧乏。無有以不能自止。勉其周。卽以傷其窮。故末二語仰天而歎也。箋云周當作賙。既破字。又云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

則似不恤其民而但恤其臣。又云：後日乏無，不能豫止，又何其過厚也。俱不如傳義爲安。

傳曰：嘒，衆星貌。蓋衆星光明，則未有雨意。又曰：假，至也。言羣臣當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有贏餘而不周急也。箋云：假，升也。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則以昭假無贏，仍申明有嘒其星之意。疏謂鄭以王謂羣臣亦當法天無贏，助我求雨，則又於毛意小異而大同，皆不如傳之渾成也。

崧高三章傳曰：庸，城也。因謝人而作城，詞意甚順。庸，墉通也。箋云：庸，勞也。因是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紆曲甚矣。

傳例：介，俱訓大。錫爾介圭，謂賜之大圭。是汎言也。而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云云。然則王何爲以此賜之乎？殊費解矣。

毛詩戎皆爲大。戎有良翰，謂大有良善幹事之君也。箋：戎，猶女也。非毛之意。

傳曰：贈，增也。因聲得義，謂增勉而德行，意極深厚。箋云：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意則淺矣。

烝民三章傳曰：戎，大也。謂繼續而光大其祖業也。箋云：戎，猶女也。非毛意矣。

傳曰：儀，宜也。因聲得義，甚明。箋云：儀，匹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意近紆曲。傳曰：愛，隱也。爾雅釋詁文同

蓋以假借爲訓，意義深遠。箋云：愛，惜也。則淺矣。

韓奕傳曰：甸，治也。謂禹治之而成田也。周禮職方氏注曰：甸，田也。治田入穀也。略同此意。疏必以鄭爲異。

特因信南山箋語亦未必然也。傳曰戎大也。箋以戎猶女也。非毛意。傳曰共執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則讀共爲恭。全失毛意矣。

以其介圭謂執大圭而覲王。亦書所謂輯五瑞之意。箋云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既於周禮未有明文。且似專爲此而入覲者。豈詩人之意乎。傳曰綏大綏也。蓋因淑旗連文而言。箋云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一句之中。意不倫矣。傳曰厄烏蠲也。爾雅釋蟲文同蓋謂以僂皮爲轡首之革。以金飾其末。如厄蟲也。箋云

以金爲小環。往往纒搯之。則讀厄爲搯。竟破字矣。

傳曰汾大也。謂尊大之王也。箋云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上。因以號之。不特意義紆曲。且詩人頌美。何所取於此事而歌詠之。其不及傳義明矣。

江漢傳曰旬徧也。爾雅釋言文同宣字無傳。而小雅鴻鴈傳曰宣示也。此亦當然。即宣布宣揚之意箋云旬當作營。則既

破字。又云宣徧也。全非毛意。至以戎猶女也。與傳訓戎爲大不同。此則全詩皆然。傳曰對遂。爾雅釋言文同言受命而遂稱述。感恩而不忘也。箋訓對爲答。意稍淺矣。

常武傳曰王命南仲於大祖。蓋以王命卿士南仲大祖連讀。皇父則使往監軍者。故又曰皇父爲大師。文義甚明。箋云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則以南仲大祖大師皇父連讀。未免詞費。自整我六師以下。皆承王命而言。箋意則專指皇父。不及南仲。爲異耳。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此亦引申

傳意非有大異。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爲之立三有事之臣。蓋本小雅十月之交，擇三有事而言，謂立三卿也。三卿之業既成就，則農事之成不待言。箋云：女三農之事皆就。此傳義所已括者。疏乃以爲異耳。

傳曰：嚴然而威。就天子言。箋云：莫不憚之。則就人之想見天子言。傳意已括箋。箋意未能括傳也。傳曰：不敢繼以敖遊。蓋紹訓繼。爾雅釋詁 詰文同箋云：亦非解緩也。則非紹字本訓。失毛意矣。傳曰：釋陳騷動也。自

王師陳說以動徐方言。箋所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馳走以相恐動者，已在該括之中矣。

鋪敦淮潰。敦字無傳。案邶北門傳：敦，厚也。此亦當然。言布列敦厚之陣 於淮水之涯也箋云：敦當作屯。則破字非毛例矣。

王猶允塞。傳曰：猶，謀也。甚明。箋云：猶，尚。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似乎臨戰，則不必守信者，殊窒礙矣。

瞻卬六章。傳曰：優渥也。言天之降罔維其優渥而多矣。語意甚明。箋云：優，寬也。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

加罰於其身。此稍異。溫柔敦厚之意，不及傳意之自然。傳曰：幾，危也。箋云：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

近。此則引申傳義。疏乃以爲異耳。

召閔。草不潰茂。傳曰：潰，遂也。謂草不得暢遂而茂盛也。箋云：潰當作彙。既破字。又云：彙，茂貌。意思重複。全

非毛義。

傳曰：苴，水中浮草也。蓋苴字从艸。棲苴是浮草在水。既枯槁又漂蕩也。箋云：如樹上之棲苴，則但言其無

潤澤與下無不潰止之意未甚切近了。
傳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粃皆指小人言彼者外之之詞箋云彼賢者祿薄食麤則於賢者言彼既似遠之於小人言斯又似近之甚非毛意。

毛詩通考卷二十六

考鄭箋異義

清廟之什

清廟傳曰駿長也。爾雅釋詁文箋云駿大也。二義可通。皆言諸侯與衆士奔走而來助祭耳。傳曰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與末句俱自文王言之。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自諸侯與多士言之。末句又自文王言之。不如傳之自然而大意亦略同。疏自生分別耳。

維天之命傳曰純大。爾雅釋詁文箋意以爲純美。此傳義所包。

傳曰溢慎。釋詁文謂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子孫。意義深遠。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意則淺矣。

傳以曾孫爲成王。據作頌之時核實言之。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則汎言之。皆不如傳義。傳以駿爲長。箋云以大順我文王之意。則以駿爲大。非毛意。疏亦未分析。

烈文詩序諸侯助祭也。蓋指外諸侯言。故傳意烈文辟公專指諸侯。錫茲祉福三句。俱言文王之愛諸侯。何其自然。箋云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則似於詩序不符。又其意以天之長

愛文王武王無有期。竟使其子孫得安而居之。殊紆曲矣。傳曰：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謂文王愛諸侯。武王亦然。伐紂之後，舊國皆應削滅。觀汝爲君者，無大累於汝國。武王其就封立之。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先人，次序其美之。箋云：崇，厚也。謂侯治國無罪惡。王其厚之。旣汎言後王而不指文武，又云：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則又以卿士言，俱非毛意。傳曰：前王，武王也。蓋謂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於乎。此武王其道不可忘，欲使諸侯法之也。箋則言諸侯無疆乎，維得賢人，得賢人，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與毛言武王異矣。又云：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則又以此屬之百辟卿士，又以不忘兼文王武王言，總不如傳意之明順。

天作傳曰：荒，大也。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蓋謂大王修德，卽陰陽和，是其荒大之也。箋意亦申毛。箋云：高山，謂岐山也。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云云，皆傳義所括，疏自生分別耳。

我將傳曰：將，大享，獻也。一句中有兩意。箋云：將，猶奉也。則將與享意復。傳曰：儀，善靖，謀也。謂我成王周公善法文王之常道，日以謀四方。箋云：靖，治也。謀者，圖所以治之。箋申傳曰：小雅楚茨，大雅下武，傳皆曰：式，法也。此亦當然，傳箋同意，疏自分別耳。式，刑連文，俱訓爲法，古經如此者多。王肅語不足據也。傳於嘏皆訓大，此當云：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旣佑助文王，而於成王周公之祭，歆饗之，蓋頌文王之德也。箋云：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旣右而饗之，則於宗祀文王之意，似未暢發矣。

思文立我烝民。毛無傳。卽訓爲成立之立也。箋云立當作粒。已破字。非毛意矣。傳曰率用也。蓋率本捕鳥畢也。本說文部首其義於用爲近。又與帥同。見荀子富國議兵兩注故訓爲用。箋云率循。雖本爾雅釋詁。但失毛意矣。

毛詩通考卷二十七

考鄭箋異義

臣工之什

噫嘻傳曰噫歎也。嘻敕也。蓋謂歎而戒敕之。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大意亦略同。然未見戒敕之意矣。傳意訓駿爲大。箋云駿疾也。亦傳意所括。傳曰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蓋謂人目之望極於三十里。各極其望。則徧及天下矣。舉大意而言。自無所不包。箋云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萬耦同時舉也。又引周禮遂人萬夫有川爲證。云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蓋以治田者三十里爲一部。則有官主之。與周萬夫之數近。故指實而言。但其數未能盡合。不及毛義之渾成矣。

有瞽傳曰田大鼓也。蓋應旣爲小鞀。故以田爲大鼓。箋云田當作鞀。旣要破字。又云鞀小鼓在大鼓旁。全失毛意矣。

潛以介景福。毛無傳。蓋介皆訓爲大。箋云介助。意小異矣。雖介以繁祉。載見以介眉壽。

雖辟公無傳。蓋指列國諸侯言。箋必以爲百辟與諸侯。則以辟指王朝卿士言。似瑣碎。非毛意。載見辟公亦然。

毛意純嘏皆訓大。謂綏安辟公以多福。使皆有光明之德。至於大大也。箋云。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蓋謂天下太平而後天子受福。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此意甚精。今神意既安諸侯。則使諸侯皆光明於此也。甚紆曲矣。

有客傳曰。亦亦周也。蓋謂周家尙赤。時王之制固然。今微子作賓王家。亦自乘其祖宗所尙而白其馬也。箋云。亦亦武庚也。頗似儼人不於其倫。亦甚失忠厚之意矣。

武篇傳曰。武迹。蓋以嗣武連文。則當言武王繼嗣文王之迹爲近是。箋云。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似未自然。遏劉爲止殺。毛鄭略同。疏自分別耳。傳曰。耆致也。謂致於安定之大功也。承上句言。甚明。箋云。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則既言其勝殷。然後言其不汲汲誅紂。豈不紆曲乎。

毛詩通考卷二十八

攷鄭箋異義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序。嗣王朝於廟也。毛無傳。箋謂成王除武王之喪朝於廟也。未必非毛意。疏謂周公致政。成王始朝於廟。此用王肅語。自生分別耳。傳曰。造爲箋云。造猶成也。兩意相足。韓文公云。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是也。

訪落篇。傳箋意同。但毛以猶爲道。蓋謂將我就之。繼其道之分。散者。謙言不敢望道之全也。鄭以猶爲圖。小異耳。疏以王肅之語爲毛意。亦未必然也。

敬之傳曰。佛大也。說文。人部。佛。不審也。不審者。大而不可知也。蓋謂大是相克勝之道也。箋云。佛。輔也。則讀佛爲弼。理亦可通。然非毛意。

傳曰。仔肩。克也。箋云。仔肩。任也。此則大意略同。

小毖名篇。取謹小之義。傳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蓋謂惡之始萌甚小。似桃蟲耳。不能慎之於小。則積惡至大。如桃蟲之終爲大鳥耳。箋意以管蔡始而流言。終而叛亂。似桃蟲之爲大鳥。意亦略同。但以

管蔡爲證。則非毛意。末二句。毛意汎言。所以求助之意。鄭意以未堪家多難。所以使周公居攝。予又集于蓼。爲遇三監及淮夷之難。與毛小異矣。

載芟。俶載南畝。傳意俶載爲始。謂始耕於南畝也。箋云。俶載。當作熾苗。謂熾然入地而苗殺其草。旣破字。且紆曲矣。良紹俶載南畝。毛鄭之分亦然。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無傳者。易明也。箋云。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則與毛異。

毛專言祭祀。不及饗燕也。有飶其香。四句。毛皆以祭祀言。神享其祭。卽是邦家之光也。箋云。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旣與毛異。且先言賓客。後言祖考。似倒置矣。

傳曰。且此也。箋意亦同。傳曰。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與傳亦略同。而不如傳義之明析耳。疏乃自生分別也。

絲衣。載弁俅俅。無傳。案載始也。此言行禮之始。兕觥其觶以下。則言禮之終也。箋云。載。猶戴也。載與戴本通。但毛意果然。自當有傳。此毛鄭小異者。疏乃強同之耳。

酌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則詩意自美武王。故毛意俱就武王言。傳曰。養取。謂率師取是闇昧之君也。箋云。率般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則專言文王矣。傳意介亦大也。是周道大而又大。盛之至也。箋云。天下歸往。故有致死之士助之。但言文王時。傳曰。龍和也。謂我周以和受命。非有勉強也。此下方言武王。又謂躡躡威武者。乃武王之所爲。則用此武功以嗣文王。實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箋訓龍爲寵。

謂來助者。我文王寵而受之。躡躡威武之士。於武王而來造。用以轉相致達。嗣續不絕。故歎美之。則言武王殊略。何以爲告成大武乎。

桓於昭于天二句。傳但言間代也。蓋謂武王之德明見於天。用此美道以代殷也。傳意。皇美也。箋云。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則訓於爲曰。訓皇爲君。雖本爾雅釋詁。然稍紆曲。非毛意矣。殷於皇時。周無傳。案毛於烈文傳曰。皇美也。此後皆當然。箋云。皇君。非毛意。云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則皇字又似兼兩義矣。傳曰。哀聚也。爾雅釋詁。文同。謂徧天下山川皆聚其神配而祭之。箋云。哀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與毛異矣。

毛詩通考卷二十九

考鄭箋異義

魯頌

泮水。狄彼東南。無傳。案大雅瞻卬傳。狄。遠。此亦當然。毛例不破字。其意蓋讀狄為遜也。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則破字矣。

傳曰。烝烝。厚也。案爾雅釋訓。烝烝。作也。凡物厚重而後能振作。其義相因也。又曰。皇皇。美也。本爾雅釋詁文。箋

云。烝烝。猶進進也。既非毛意。又云。皇皇。當作陞陞。猶往往也。則破字矣。周頌絲衣傳。吳。譁也。此亦當然。

箋正用毛意。疏云。不為過誤。乃用王肅語耳。案說文吳部。吳。一曰。大言也。大言與譁同意。傳曰。揚。傷也。謂多士不損傷

也。說文手部。揚。飛舉也。飛舉則易於損傷。箋以為不大聲。與傳異矣。不告於訥。二句無傳者。易明也。箋特申傳意。疏強生

分別耳。

傳曰。觶。弛貌。搜。衆意也。謂角弓觶然。弛而不必張。束矢搜然。衆而不必用。其兵車甚博大。皆言其整暇之

象也。箋云。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皆與傳背。又云。博。當作傅。甚傅。綴者。言安利也。則

又破字矣。毛意不戰而能服人。鄭意以弓矢急勁。戎車利便。鋪張軍勢。適相反矣。孔淑不逆。無傳。蓋承既

克淮夷言。即謂淮夷甚善而不復為逆也。箋云。其士率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意多紆曲矣。傳例。

猶訓為道。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意謂此戰不以力也。箋云：用堅固女軍謀，失毛意矣。至於徒御無斃，既克

淮夷，及淮夷卒獲，傳箋皆同。疏因數句一連，不得不各與分別言之。其實無異也。

闕宮傳曰：闕，閉也。甚明。箋云：闕，神也。以闕與神同，又以闕與神同，訓為慎。大意亦同，而多此轉折矣。傳曰：先妣姜姬之廟

在周。蓋自周說至魯，探本而言也。箋以姜姬廟在魯。據末章箋知之。既非毛意，且未有據也。傳曰：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何

等分明。箋云：依其身也。近於誕矣。傳每訓奄為同。箋每訓奄為覆，稍異矣。後文奄有龜蒙奄字，毛鄭之分亦然。傳曰：

緒業也。箋云：緒，事也。詞小異而意大同矣。二章緒字亦然。

傳曰：剪，齊也。本爾雅釋言文。言王業之始基，即有代商之勢。言齊於商，則大勢必將致王矣。而非謂大王有剪商之心也。毛意精

甚。箋云：剪，斷也。全失毛意。疏云：其意同，非也。傳曰：虞，誤也。謂民無有貳心，無有疑誤也。箋以民戒武王

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似不甚近情。

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毛意諸侯於秋行禘禮。禘者，大祭也。毀廟之主，與未

不行秋嘗之禮。嘗者，時祭也。祭大祖及四親而已。唯天子則大祭與時祭兼行。魯用天子之禮樂也。傳意訓載始也。

意謂秋始嘗祭。但言時祭，不與毛意迥異矣。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釋文引韓詩說：荒，至也。廣雅釋詁：荒，遠也。至與遠皆有之義也。箋云：荒，奄也。意亦

相近。但何故必要與上句奄字複乎。

傳意以嘏爲大。謂天之賜公大而又大。箋云受福曰嘏。非毛意矣。
傳曰新廟。閔公廟也。確而明矣。箋云新者姜姬廟也。旣非毛意。且魯之僭禮。亦有所因。非自以爲僭用也。
若立姜姬之廟。則無因而作。魯未必然。

毛詩通考卷三十

考鄭箋異義

商頌

那傳曰。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毛意以祀湯當推其所自來。故言湯之祖。疏云。謂契冥和土之屬也。篇中湯孫皆頌湯為人子孫之盛美。對烈祖而言也。箋則以烈祖為成湯。湯孫為大甲。而綏我思成。顧予蒸嘗。俱就大甲言。蓋因序有祀成湯語而云然。與傳異矣。

傳曰。假。大也。本爾雅釋詁文。箋言湯能為人子孫而奏此大樂也。箋訓假為升。不見樂之大矣。

烈祖傳曰。賚。賜也。謂神既賜我。則所思者得成。甚明。箋云。賚。讀如往來之來。既破字。而意出矣。

傳曰。總。大無言。無爭也。傳之通例。訓假為大。箋云。又總升堂而齊一。則訓假為升。非毛意矣。傳曰。假。大也。謂諸侯

以大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箋訓假為升。故云諸侯以此來朝升堂。

來假來享者。傳意。中宗之神。來至其所。來享其祭。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皆與傳異。傳意。湯孫皆謂湯能為人子孫也。箋云。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則其意謂祭

中宗者。中宗之子孫。即是湯之遠孫。故稱湯孫。全非毛意矣。

元鳥序曰。祀高宗也。無傳者。其義已明也。箋云。祀當爲禘。亦以意度之。破字非毛例也。傳曰。春分元鳥降。湯之先有娥氏女。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詞意莊重。俱是實事。箋云。妃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既非毛意。且近於誕矣。傳例。奄訓爲同。箋例。奄訓爲覆。故箋云。覆有九州。在武丁孫子二句。傳意俱謂武丁善爲人之孫子。與湯孫同例謂武丁爲人孫子。於其先以武德爲王道者。既能行之。故無所不勝任也。箋云。在高宗之孫子。又云。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案毛意。此祀高宗。故由湯之先漸說至高宗。而歌頌之。如箋所言。其意淺矣。傳意訓肇爲始。域爲有。謂始有彼四海也。箋云。肇當作兆。則其意謂爲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上文正域彼四方。毛以域爲有。鄭以域爲邦域也。傳曰。景大員。均謂殷王之政大均。維如河之潤物也。箋云。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所云維言何乎。則以殷受命咸宜二句。卽是諸侯所云。既破字。而又多轉折矣。

長發傳曰。隕均也。謂廣大均平者。既長久矣。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大意何嘗不同。而不免破字矣。傳曰。有娥。契母也。將大也。謂有娥氏之女方長大之時。天帝已默祐其子。使生立商國。詞意俱明。箋云。帝黑帝也。又云。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吞妃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夫不願契母而願契母外家。殊無謂。既言帝黑帝。則契之立由黑帝之祐。又言堯封契。則立子生商。又由堯。帝字未有確解。總不如傳義之分明矣。

傳曰綴、表、旒、章也。蓋言湯能爲下國諸侯之表章。下章傳曰駿、大、厖、厚。意謂湯爲下國諸侯大厚之規模也。皆言其意。非指言。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蓋謂湯能使諸侯之心繫於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終。而喻言下章箋云駿之言俊也。意謂湯實爲下國英俊厚德之大君。則又虛言其意。兩章歧出。不如傳之自然矣。傳曰龍、和也。謂能荷天之和道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大意亦不相遠。而破字矣。傳曰共法。謂受天之命。其法有小與毛不同。疏未細分耳。

傳曰苞、本、蘖、餘也。謂湯既滅夏。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樹木既伐其根本。更有蘖生之枝條。三者指二夏之後。通言之。箋云苞、豐也。本爾雅釋詁文。天豐大先三正之後。夫一姓不再興。而云天豐大之。不如傳義之安矣。

傳曰業、危也。謂湯之前商猶爲諸侯。中間有震懼而且危急之時也。允也天子以下。乃言湯之興也。箋云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鄭以中葉指相土。以震爲威。以業爲功業。既與毛異。且不見詩人抑揚之精神矣。

殷武傳曰采、深。謂深入荆楚之險阻也。箋云采、冒也。冒入其險阻。意略同。但言深入。則冒險可知。毛義爲該括也。

湯孫之緒。傳意當謂高宗之功。皆湯善爲人子孫之緒業也。箋云是湯孫大甲等功業。意稍淺矣。傳曰虔、敬也。言工匠斲木之敬。則王者之振作可知。箋云榘、謂之虔。即本爾雅釋宮榘謂之榘。不見中興之精神矣。

傳曰旅陳也。謂陳列其楹也。箋訓旅爲衆。非毛意。有閑無傳者。案秦風駟鐵傳曰閑習也。此亦當然。謂陳列其楹而有閑習之巧。言位置得所也。廣雅釋詁。閑。法也。閑。正也。亦與閑習之意略同。疏云有閑大貌。似非毛意也。

右毛詩通考三十卷。國朝番禺林伯桐撰。按伯桐字桐君。嘉慶辛酉舉人。官德慶州學正。先生與吾邑曾學博勉士同以經學受知於阮文達公。學海堂初設。學長八人。勉士與先生皆與焉。先生學詩宗毛。篤守毛公家法。欲學者於孔疏以王肅語爲毛意。及鄭不異毛而孔強分之。鄭本異毛而孔混合之者。皆一一明辨。是書專考鄭箋異義。俾學者遇鄭箋異毛之處。必不得舍毛而從鄭。此先生作書大意也。其中於鄭箋異毛之處。抉摘幾無完膚。似乎攻鄭太甚。然其篤守毛公家法。卽在此也。大抵鄭學貴通。先生之學則尙篤。鄭君注禮用三家。箋詩用毛。如有不同。卽下己意。此通儒之學也。先生學詩宗毛。卽篤守乎毛。雖通儒如鄭。實有以見毛之失而匡其不逮者。猶且不敢輕信。遑問其他乎。近儒有病孔疏兼疏毛鄭。特爲一疏。專疏毛傳以行。聞已成書。惜未得見。見然得先生是書。已知爲毛詩之學。當篤守毛公家法矣。先生抉摘鄭箋。如卷一第二條。序哀窈窕。蓋卽論語哀而不傷之義。箋云。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旣非序意。又是破字。且紆曲多矣。卷二十第二條。傳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毛意蓋謂天意福祐姜嫄。以顯赫其。上帝豈不降福而安甯之乎。姜嫄豈不見安康於禋祀乎。故居然無疾病而生子也。語本分明。箋云。姜嫄以赫然有神靈。乃天帝之氣也。心不安之。不安徒以禋祀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云云。毛在鄭前。此實事未見確據。而與背可乎。卷三十第十條。殷武傳曰。架深。謂深入荆楚之險阻也。箋云。架。冒也。冒入其險阻。意略同。但言深入。則冒險可知。毛義爲該括也。此類皆深中鄭箋之短。實有難爲鄭君曲護者。

毛詩通考 跋

咸豐丁巳中秋令節南海伍崇曜謹跋

二

中華民國



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攷通詩毛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林伯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七二二八

密

四

翠

沖靈



3
4
1750